

大唐西域高僧傳

尹



C40-45-14



64853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撰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實顯法師則創闢
荒途獎法師乃中開正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
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跡罄五體而歸禮
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然而勝途多難實處彌長
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磧
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
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千江而
遺命跋南國有千江口或亡食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

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爲客遑遑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萍轉罕居一處身旣不安道寧隆矣嗚呼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於來葉粗據聞見撰題行狀云爾其中次第多以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

太州玄照法師

齊州道希法師

齊州師鞭法師

新羅阿離耶跋摩法師

新羅慧業法師

新羅玄太法師

新羅玄恪法師

新羅復有二人

觀貨羅佛陀跋摩師

并州道方法師

并州道生法師

并州常懿禪師

弟子一人

京師末底僧訶師

京師玄會法師

質多跋摩師

土蕃公主妳母息二人

隆法師

益州明遠法師

益州義朗律師

智度并弟

益州會寧律師

交州運期法師

交州木叉提婆師

交州窺沖法師

交州慧琰法師

信胄法師

愛州智行法師

愛州大乘燈禪師

康國僧伽跋摩師

高昌彼岸智岸二人

洛陽曇閏法師

洛陽義輝論師

又大唐三人

新羅慧輪法師

荊州道琳法師

荊州曇光律師

大唐一人

荊州慧命禪師

潤州玄達律師

晉州善行法師

襄陽靈運法師

澧州僧哲禪師

弟子一人

洛陽智弘律師

荊州無行禪師

荊州法振禪師

乘悟乘如

澧州大津法師

右總五十六人先多零落淨來日有無行師

道琳師慧輪師僧哲師智弘師五人見在計

當垂拱元年與無行師執別西國不委今者

何處存亡耳

沙門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梵名般迦舍末底

此云昭慧

乃祖乃父冠冕相承而懸髻之秋抽簪出俗成

人之歲思禮聖蹤遂適京師尋聽經論以貞觀年中

乃於大興聖寺玄證師處初學梵語於是杖錫西邁

掛想祇園背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雪嶺漱香

池以結念畢契四弘陟葱阜而翹心誓度三有途經

速利過親貨羅遠跨胡壇到土蕃國蒙文成公主送

往北天漸向闍闐陀國未至之間長途險隘爲賊見

拘既而商旅計窮控告無所遂乃援神寫契伏聖明
衷夢而感徵覺見羣賊皆睡私引出圍遂便免難住
闍闍陀國經于四載蒙國王欽重留之供養學經律
習梵文既得少通漸次南上到莫訶菩提復經四夏
自恨生不遇聖幸親遺蹤仰慈氏所制真容著精誠
而無替爰以翹敬之餘沉情俱舍既解對法清想律
儀兩教斯明後之那爛陀寺留住三年就勝光法師
學中百等論復就寶師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禪門
定漱亟覩關涯既盡宏綱遂往涼伽河北受國王苦
部供養住信者等寺復歷三年後因唐使王玄策歸

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旨重詣西天追玄照入
京路次泥波羅國蒙國王發遣送至土蕃重見文成
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於是巡涉西蕃而至東夏
以九月而辭苦部正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萬
里于時麟德年中駕幸東洛奉謁闕庭遂蒙敕旨令
往羯濕彌羅國取長年婆羅門盧迦溢多既與洛陽
諸德相見略論佛法綱紀敬愛寺導律師觀法師等
請譯薩婆多部律攝既而敕令促去不遂本懷所將
梵本悉留京下於是重涉流沙還經磧石崎嶇棧道
之側曳半影而斜通搖泊繩橋之下沒全軀以徬渡

遭土蕃賊脫首得全遇兒奴寇僅存餘命行至北印度界見唐使人引盧迦溢多於路相遇盧迦溢多復令玄奘及使僣數人向西印度羅茶國取長年藥路過縛渴羅到納婆毗訶羅此云新寺覩如來澡盆及諸聖跡漸至迦畢試國禮如來頂骨香華具設取其印文觀來生善惡復過信度國方達羅茶矣蒙王禮敬安居四載轉歷南天將諸雜藥望歸東夏到金剛座旋之那爛陀寺淨與相見盡平生之志願契總會於龍華但以泥波羅道土蕃擁塞不通迦畢試途多氏捉而難度遂且棲志驚峰沉情竹苑雖每有傳燈之望

而未諧落葉之心嗟乎苦行標誠利生不遂思攀雲駕墜翼中天在中印度菴摩羅跋國遘疾而卒春秋六十餘矣

言多氏者卽大食國也

傷曰卓矣壯志穎秀生田頻經細柳幾步祁連祥河濯流竹苑搖芊翹心念念渴想玄玄專希演法志託提生嗚呼不遂愴矣無成兩河沉骨入水揚名善乎守死哲人利貞

兩河卽在西國入水乃屬東郡

道希法師者齊州歷成人也梵名室利提婆此云吉祥天乃門傳禮義家襲縉紳幼漸玄門少懷貞操涉流沙之廣蕩觀化中天陟雪嶺之欽岑輕生徇法行至土

蕃中途危厄恐戒檢難護遂便暫捨行至西方更復
重受周遊諸國遂達莫訶菩提翹仰聖蹤經于數載
既住那爛陀亦在俱尸國蒙菴摩羅跋國王甚相敬
待在那爛陀寺頻學大乘住輪婆伴娜在涅槃處寺名也專
功律藏復習聲明頗盡綱目有文情善草隸在大覺
寺造唐碑一首所將唐國新舊經論四百餘卷並在
那爛陀矣淨在西國未及相見住菴摩羅跋國遭疾
而終春秋五十餘矣後因巡禮見希公住房傷其不
達聊題一絕 百苦亡勞獨進影四恩在念契流通
如何未盡傳燈志湔然於此遇途窮

師鞭法師者齊州人也善禁呪閑梵語與玄照師從
北天向西印度到菴摩羅割波城爲國王所敬居王
寺與道希法師相見伸鄉國之好同居一夏遇疾而
終年三十五矣

阿離耶跋摩者新羅人也以貞觀年中出長安之廣

脇王城山名

追求正教親禮聖蹤住那爛陀寺多閑律論

抄寫衆經痛矣歸心所期不契出雞貴之東境沒龍

泉之西裔卽於此寺無常年七十餘矣

雞貴者梵云雞矩吒醫說

羅矩矩吒是雞醫說羅是貴卽高麗國也相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雞翎羽而表飾矣那爛陀有也名曰龍泉西方喚高麗矩吒吒醫說羅也

慧業法師者新羅人也在貞觀年中往遊西域住菩提寺觀禮聖蹤於那爛陀久而聽讀淨因檢唐本忽見梁論下記云在佛齒木樹下新羅僧慧業寫記訪問寺僧云終於此年將六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那爛陀寺

玄太法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薩婆慎若提婆

此云一切智天

永徽年內取土蕃道經泥波羅到中印度禮菩提樹詳檢經論旋踵東土行至土峪渾逢道希法師覆相引致還向大覺寺後歸唐國莫知所終矣

玄恪法師者新羅人也與玄照法師貞觀年中相隨

而至大覺寺旣伸禮敬遇疾而亡年過不惑之期耳復有新羅僧二人莫知其諱發自長安遠之南海汎船至室利佛逝國西婆魯師國遇疾俱亡

佛陀達摩者卽覩貨速利國人也大形模足氣力習小教嘗乞食少因興易遂屆神州云於益府出家性行遊涉九州之地無不履焉後遂西遘周觀聖迹淨於那爛陀見矣後乃轉向北天年五十許

道方法師者并州人也出沙磧到泥波羅至大覺寺住得爲主人經數年後還向泥波羅于今現在旣虧戒檢不習經書年將老矣

道生法師者并州人也梵名旃達羅提婆

此云月天以貞

觀末年從土蕃路往遊中國到菩提寺禮制底訖在那爛陀學爲童子王深所禮敬復向此寺東行十二驛有王寺全是小乘於其寺內停住多載學小乘三藏精順正理多費經像言歸本國行至泥波羅違疾而卒可在知命之年矣

常慙禪師者并州人也自落髮投簪披緇釋素精勤匪懈念誦無歇常發大誓願生極樂所作淨業稱念佛名福基旣廣數難詳悉後遊京洛專崇斯業幽誠冥兆有所感徵遂願寫般若經滿於萬卷冀得遠詣

西方禮如來所行聖跡以此勝福廻向願生遂詣關上書請於諸州教化抄寫般若且心所志也天必從之乃蒙授墨敕南遊江表敬寫般若以報天澤要心旣滿遂至海濱附舶南征往訶陵國從此附舶往末羅瑜國復從此國欲詣中天然所附商舶載物旣重解纜未遠忽起滄波不經半日遂便沉沒當沒之時商人爭上小舶互相戰鬪其舶主旣有信心高聲唱言師來上舶常慙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輕生爲物順菩提心已濟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西方稱彌陀佛念念之頃舶沉身沒聲盡而終春

秋五十餘矣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許人也號咷悲泣亦念西方與之俱沒其得濟之人具陳斯事耳

傷曰悼矣偉人爲物流身明同水鏡貴等和珍涅而不黑磨而不磷投軀慧獻養智芳津在自國而弘自業適他土而作他因覲將沉之險難決於已而亡親在物常慙子其寡鄰穢體散鯨波以取滅淨願詣安養而流神道乎不昧德也寧湮布慈光之赫赫竟塵劫而新新

末底僧訶者

此云師子惠

京師人也俗姓皇甫莫知本諱

與師鞭同遊俱到中土住信者寺少閑梵語未詳經

論思還故里路過泥波羅國遇患身死年四十餘

玄會法師者京師人云是安將軍之息也從北印度

入羯濕彌羅國爲國王賞識乘王象奏王樂日日向

龍池山寺供養寺是五百羅漢受供之處卽尊者阿

難陀室灑末田地所化龍王之地也

室灑譯爲所教舊云弟子非也

復勸化羯濕彌羅王大放恩赦國內有死囚千餘人

勸王釋放出入王宅旣漸年載後因失意遂乃南遊

至大覺寺禮菩提樹觀木真池登鷲峰山陟尊足巖

稟識聰叡多繕工伎雖復經過未幾而梵韻清徹少

攜經教思返故居到泥波羅不幸而卒春秋僅過而

立矣

泥波羅既有毒藥所以到彼多亡

復有一人與北道使人相逐至縛渴羅國於新寺小乘師處出家名質多跋摩後將受具而不食三淨其師曰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旣其無罪爾何不食對曰諸大乘經具有令制是所舊習性不能改師曰我依三藏律有成科汝之引文非吾所學若懷別見我非汝師遂強令進乃掩泣而食方爲受具少閑梵語覆取北路而歸莫知所至傳聞於天竺之僧矣

復有二人在泥波羅國是土蕃公主姊妹之息也初並出家後一歸俗住天王寺善梵語并梵書年三十

五矣

隆法師者不知何所人也以貞觀年內從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觀化中天誦得梵本法華經到健陀羅國遇疾而亡北方僧來傳說如此

明遠法師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提婆

此云幼

順法訓長而彌修容儀雅麗詳序清道善中百議莊周早遊七澤之間後歷三吳之表重學經論更習定門於是棲隱廬峯經于夏日旣慨聖教陵遲遂乃振錫南遊届于交趾鼓舶鯨波到訶陵國次至師子洲爲君王禮敬乃潛形閣內密取佛牙望歸本國以興

供養既得入手翻被奪將事不遂所懷頗見陵辱向南印度傳聞師子洲人云往大覺中方寂無消息應是在路而終莫委年幾其師子洲防守佛牙異常牢固置高樓上幾閉重關鑲鎗泥封五官共印若開一戶則響徹城郭每日供養香華遍覆至心祈請則牙出華上或見異光衆皆共覩傳云此洲若失佛牙並被羅刹之所吞食爲防此患非常守護亦有傳云當向支那矣斯乃聖力遐被有感便通豈由人事強申非分耳

義朗律師者益州成都人也善閑律典兼解瑜伽發自長安彌歷江漢與同州僧智岸并弟一人名義玄年始弱冠知欽正理頗閑內典尤善文筆思瞻聖迹遂與弟俱遊秀季良昆遞相攜帶鵲鴿存念魚水敦懷既至烏雷同附商舶掛百丈陵萬波越舸扶南綴纜郎迦蒙郎迦戊國王待以上賓之禮智岸遇疾於此而亡朗公旣懷死別之恨與弟附舶向師子洲披求異典頂禮佛牙漸之西國傳聞如此而今不知的在何所師子洲旣不見中印度復不聞多是魂歸異代矣年四十餘耳

會寧律師益州成都人也稟志操行意存弘益少而

聰慧投跡法場敬勝理若髻珠棄榮華如脫履薄善
經論尤精律典思存演法結念西方爰以麟德年中
杖錫南海汎舶至訶陵洲停住三載遂共訶陵國多
聞僧若那跋陀羅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
身之事斯與大乘涅槃頗不相涉然大乘涅槃西國
淨親見目云其大數有二十五千頌翻譯可成六十
餘卷檢其全部竟而不獲但得初大眾問品一夾有
四千餘頌會寧旣譯得阿笈摩本遂令小僧運期奉
賣經還至交府馳驛京兆奏上闕庭冀使未聞流布
東夏運期從京還達交趾告諸道俗蒙贈小絹數百

元重詣訶陵報德智賢

若耶跋與會寧相見於是會
達羅也

寧方適西國比於所在每察風聞尋聽五天絕無蹤
緒准斯理也卽其人已亡傷乎嗟矣會寧爲法孤征
纔翻二軸啓望天庭終斯寶渚擁居化城身雖沒而
道著時縱遠而遺名將菩薩之先志共後念以揚聲
春秋可三十四五矣

運期師者交州人也與曇閏同遊仗智賢受具旋廻
南海十有餘年善崑崙音頗知梵語後便歸俗住室
利佛遊國于今現在旣而往復宏波傳經帝里布未
曾教斯人之力年可三十矣

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

此云解脫天

不開本諱汎舶南溟

經遊諸國到大覺寺遍禮聖蹤於此而殞年可二十

四五矣

窺沖法師者交州人卽明遠室灑也梵名質坦囉提婆與明遠同舶而汎南海到師子洲向西印度見玄照師共詣中土其人稟性聰睿善誦梵經所在至處恒編演唱之首禮菩提樹到王舍城遘疾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許

慧琰法師者交州人也卽行公之室灑隨師到僧訶羅國遂停彼國莫辯存亡

信胄法師不知何所人也梵名設喇陀跋摩

此云信胄

北道而到西國禮謁旣周住信者寺於寺上層造一

塲閣施上卧具永貽供養遇疾數日餘命輟然忽於

夜中云有菩薩授手迎接端居合掌太息而終年三

十五矣

智行法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般若提婆

此云惠天

汎南海

詣西天遍禮尊儀至彌伽河北居信者寺而卒年五

十餘矣

大乘燈禪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莫訶夜那鉢地已波

此云大乘燈

幼隨父母汎舶往杜和羅鉢底國方始出家

後隨唐使郗緒相逐入京於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處進受具戒居京數載頗覽經書而思禮聖蹤情契西極體蘊忠恕性合廉隅戒獻存懷禪枝叶慮以爲溺有者假緣緣非則墜有離生者記助助是則垂生乃畢志王城敦心竹苑冀摧八難終求四輪遂持佛像攜經論旣越南溟到師子國觀禮佛牙備盡靈異過南印度覆屆東天往耽摩立底國旣入江口遭賊破舶唯身得存淹停斯國十有二歲頗閑梵語誦緣生等經兼循修福業因遇商侶與淨相隨詣中印度先到那爛陀次向金剛座旋過薛舍離後到俱尸國

與無行禪師同遊此地燈師每歎曰本意弘法重之東夏寧志不我遂奄爾衰年今日雖不契懷來生願畢斯志然常爲觀史多天業冀會慈氏日晝龍華一兩枝用標心至燈公因道行之次過道希法師所住舊房當于時也其人已亡漢本尚存梵夾猶列觀之潸然流涕而歎昔在長安同遊法席今於他國但遇室筵

傷曰嗟矣死王其力彌強傳燈之士奄爾云亡神州望斷聖境魂揚眷餘悵而流涕慨布素而情傷禪師在俱尸城般涅槃寺而歸寂滅于時年餘耳順矣

僧伽跋摩者康國人也少出流沙遊步京輦稟素崇信戒行清嚴檀捨是修慈悲在念以顯慶年內奉敕與使人相隨禮觀西國到大覺寺於金剛座廣興薦設七日七夜然燈續明獻大法會又於菩提院內無憂樹下雕刻佛及觀自在菩薩像盛興慶讚時人歎希後還唐國又奉敕令往交趾採藥于時交州時屬大儉人物饑餓於日中營辦飲食救濟孤苦悲心內結涕泣外流時人號爲常啼菩薩也纔染微疾奄爾而終春秋六十餘矣

彼岸法師智岸法師並是高昌人也少長京師傳燈在念旣而歸心勝理遂乃觀化中天與使人王玄廓相隨汎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將漢本瑜伽及餘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矣

曇閏法師洛陽人也善呪術學玄理探律典翫醫明善容儀極詳審杖錫江表拯物爲懷漸次南行達于交趾住經載稔縑素欽風附舶南上期西印度至訶陵北澈益國遇疾而終年三十矣

義輝論師洛陽人也受性聰敏理思鈞深博學爲懷尋真是務聽攝論俱舍等頗亦有功但以義有異同情生舛互而欲異觀梵本親聽微言遂指掌中天還

望東夏惜哉苗而不實壯志先秋到耶迦成國嬰疾而亡年三十餘矣

復有大唐三僧從北道到烏長那國傳聞向佛頂骨處禮拜今亦不委存亡烏長僧至傳說之矣

慧輪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般若跋摩此云慧中自本國出

家翹心聖迹汎舶而陵閩越跋涉而屆長安奉敕隨

玄照法師西行以充侍者既之西國遍禮聖蹤居菴

摩羅跋國在信者寺住經十載近任次東邊北方觀

貨羅僧寺元是觀貨羅人爲本國僧所造其寺巨富

資產豐饒供養設餘莫加也寺名健陀羅山茶慧

輪住此旣善梵言薄閑俱舍來日尚存年向四十矣

其北方僧來者皆住此寺爲主人耳大覺寺西有迦

畢施國寺寺亦巨富多諸碩德普學小乘北方僧來

亦住此寺名寔拏折里多此云德行大覺東北兩驛許有

寺名屈錄迦卽是南方屈錄迦國王昔所造也寺雖

貧素而戒行清嚴近者日軍王復於故寺之側更造

一寺今始新成南國僧來多住於此諸方皆悉有寺

所以本國通流神州獨無一處致令往還艱苦耳那

爛陀寺東四十驛許尋涼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

鉢娜寺此云鹿寺也去此寺不遠有一故寺但有塼基厥

號支那寺古老相傳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爲支那

國僧所造

支那卽廣州也莫訶支那卽京師也亦云提婆佛咀羅此云天子也

于時有

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牁道而出

蜀川寺此寺有五百餘驛

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給大

村封二十四所於後唐僧亡沒村乃割屬餘人現有

三村人屬鹿園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餘年

矣現今地屬東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

有大唐天子處數僧來者我爲重興此寺還其村封

令不絕也誠可歎曰雖有鵲巢之易而樂福者難逢

必若心存濟益奏請弘此誠非小事也金剛座大覺

寺卽僧訶羅國王所造師子洲僧舊住於此大覺寺

東北行七驛許至那爛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鑠羯羅

眈底爲北天苾芻曷羅社槃社所造此寺初基纔餘

方堵其後代國王苗裔相承造製宏壯則瞻部洲中

當今無以加也軌模不可具述但且略敘區寰耳然

其寺形畧方如城四面直簷長廊遍市皆是塼室重

疊三層層高丈餘橫梁板闌本無椽瓦用塼平覆寺

皆正直隨意旋往其房後壁卽爲外面也疊塼峻高

三四丈上作人頭高共人等其僧房也面有九焉一

一房中可方丈許後面通牕戶向簷矣其門旣高唯

安一扇皆相瞻望不許安簾出外平觀四面皆觀互相檢察寧容片私於一角頭作閣道還往寺上四角各爲塼堂多聞大德而住於此寺門西向飛閣凌虛雕刻奇形妙盡工飾其門乃與房相連元不別作但前出兩步齊安四柱其門雖非過大實乃裝架彌堅每至食時重關返閉既是聖教意在防私寺內之地方三十步許皆以塼砌小者或十步或五步耳凡所覆屋脊上簷前房內之地並用塼楣如桃棗大和雜粘泥以杵平築周塼石灰雜以麻筋并油及麻滓爛皮之屬浸漬多日泥於塼地之上覆以青草經三數

日看其欲乾重以滑石揩拭拂赤土汁或丹朱之類後以油塗鮮澄若鏡其堂殿階陛悉皆如此一作已後縱人踐蹋動經一二十載曾不圯坼不同石灰水沾便脫如斯等類乃有八寺上皆平通規矩相似於寺東面取房或一或三用安尊像或可卽於此面前出多少別起臺觀爲佛殿矣於寺西面大院之外方列大宰觀波舊云塔者說略及諸制底舊云支提者說也數乃盈百聖跡相連不可稱說金寶瑩飾實成希有其間僧徒綱軌出納之儀具如中方錄及寄歸傳所述寺內但以最老上座而爲尊王不論其德諸有門鑰每宵封

印將付上座更無別置寺主維那但造寺之人名爲
寺主梵云毗訶羅莎弭若作番直典掌寺門及和僧
白事者名毗訶羅波羅譯爲護寺若鳴鍵稚及監食
者名爲羯磨陀那譯爲授事言維那者略也衆僧有
事集衆平章令其護寺巡行告白一人前皆須合
掌各伸其事若一人不許則事不得成全無衆前打
槌秉白之法若見不許以理喻之未有挾強便加壓
伏其守庫當莊之流雖三二人亦遣典庫家人合掌
爲白若和方可費用誠無獨任之咎若不白而獨用
者下至半升之粟卽交被驅擯若一人稱豪獨用僧

物處斷綱務不白大衆者名爲俱羅鉢底譯爲家主
斯乃佛法之大疵人神所共怨雖復於寺有益而終
獲罪彌深智者必不爲也又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
今但十餘若有齋會聚集各各自居一處並與僧尼
無競先後旣其法別理不同行各習所宗坐無交雜
此之寺制理極嚴峻每半月令典事佐史巡房讀制
衆僧名字不貫王籍其有犯者衆自治罰爲此僧徒
咸相敬懼其寺受用雖迥而益利彌寬曾憶在京見
人畫出祇洹寺樣咸是憑虛爲廣異聞略陳梗槩云

爾

又五天之地但是大寺君王悉皆令置漏水爲此晝夜期候不難准如律教夜分三分初後制令禪誦中間隨意消息其漏水法廣如寄歸傳中所述雖復言陳寺樣終恐在事還迷爲此畫出其圖冀令目擊無滯如能奏請依樣造之卽王舍支那理成無別耳乃歎曰衆美仍羅列群英已古今也知生死分那得不傷心

寺樣

此是室利那爛陀莫訶毗訶羅樣唐譯云吉祥神龍大住處也西國凡喚君王及大官屬并大寺舍皆先云室利意取吉祥尊貴之義那爛陀乃是龍名近此有龍名那伽爛陀故以爲號毗訶羅是住處義此云寺者不是正翻如觀一寺餘七同然背上平直通入還往凡觀寺樣者須面西看之欲使西出其門方得真勢於門南畔可二十步有窄堵波高百許尺是世尊昔日夏三月安居處梵名慕羅健陀俱胝唐云根本香殿矣門北畔五十步許復有大窄堵波更高於此是幼日王所造皆並磚作裝飾精妙金牀寶地供養希有中有如來轉法輪像次此西南有小制底高一丈餘是婆羅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離浮圖此卽

是也根本殿西有佛齒木樹非是楊柳其次西畔有其戒壇方可大尺一丈餘卽於平地周疊磚墻可高二尺許墻內坐基可高五寸中有小制底壇東殿角有佛經行之基疊磚爲之寬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可二肘餘上乃石灰素作蓮華開勢高可二肘闊一尺許有十四五表佛足跡此寺則南望王城纔三十里鷲峰竹苑皆在城傍西南向大覺正南尊足山並可七驛北向薛舍離乃二十五驛西瞻鹿苑二十餘驛東向耽摩立底國有六七十驛卽是海口昇舶歸唐之處此寺內僧衆有三千五百人屬寺村莊二百

一所並是積代君王給其人戶永充供養

言驛者卽當一驛

重曰

龍池龜浴地隔天津途遙去馬道絕來人致令傳說罕得其真模形別匠軌製殊陳依稀畫古髣髴驚新庶觀者之虔想若佛在而翹神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卷計字七千六百
偈該銀三兩八錢
萬曆辛亥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撰

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羅鉢頗

此云弱

冠之年披緇離俗成人之歲訪友尋真搜律藏而戒

珠瑩啓禪門而定水清稟性虛潔雅操廉貞濯青溪

以恬志漱玉泉而養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後復

慨大教東流時經多載定門先入律典頗窺遂欲尋

流討源遠遊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而

屆郎迦歷訶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禮待極致殷厚

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底國住經三年學梵語

於是捨戒重受學習一切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蓋亦情耽呪藏後乃觀化中天頂禮金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爛陀寺搜覽大乘經論漬情俱舍經於數年至於鷲嶺杖林山園鵠樹備盡翹仰並展精誠乃遊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西印度於羅茶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重稟明呪嘗試論之曰夫明呪者梵云毗睺陀羅必得家毗睺譯爲明呪陀羅是持必得家是藏應云持明呪藏然相承云此呪藏梵本有十萬頌唐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少全而大聖沒後阿離野那伽曷樹那卽龍樹菩薩特精斯要時彼

弟子厥號難陀聰明博識清意斯典在西印度經十二年專心持呪遂便感應每至食時食從空下又誦呪求如意瓶不久便獲乃於瓶中得經歡喜不以呪結其瓶遂去於是難陀法師恐明呪散失遂便撮集可十二千頌成一家之言每於一頌之內離合呪印之文雖復言同字同實乃義別用別自非口相傳授而實解悟無因後陳那論師見其製作巧殊人智思極情端撫經歎曰嚮使此賢致意因明者我復何顏之有乎是知智士識已之度量愚者闇他之淺深矣斯之呪藏東夏未流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呪藏云

升天乘龍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親淨於那爛陀亦屢入壇場希心此要而爲功不並就遂泯斯懷爲廣異聽粗題綱目云爾道琳遂從西境轉向北天觀化羯濕彌羅便入烏長郡國詢訪定門搜求般若次往迦畢試國禮烏率膩沙佛頂骨也自爾之後不委何託淨迴至南海羯茶國有北方胡至云有兩僧胡國逢見說其狀跡應是其人與智弘相隨擬歸故國聞爲途賊斯擁還乃覆向北天年應五十餘矣

曇光律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旣其出俗遠適京師卽誠律師之室灑善談論有文情學兼內外戒行清謹

南遊溟渤望禮西天承已至訶利雞羅國在東天之東年在盛壯不委何之中方寂無消息應是墮落江山耳又見訶利雞羅國僧說有一唐僧年餘五十得王敬重秉權一寺多賣經像好行楚撻卽於此國遇疾而瘞他鄉矣

慧命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戒行疎通有懷節操學兼内外逸志雲表仰祥河而標想念竹苑而翹心汎舶行至占波遭風而屢遘艱苦適馬援之銅柱息上景而歸唐

玄達律師者潤州江寧人也俗姓胡今族高宗兼文

兼武尚仁貴義敬法敬僧枝葉蟬聯嘉聲靡墜律師則童子出家長而欽德及其進具卓爾不羣遍開律部偏務禪寂戒行嚴峻誠罕其流聽諸大經頗究玄義博翫文什草隸尤精空有三衣袒膊爲飾不披覆膊衣角搭肩入寺徒跣行途著履縱使時人見笑高節曾不間然不臥長坐詎脇安眠之席杜多乞食寧過酒肆之門善人皆愛草鞋巧知皮赤無過監者足不履地能開露脚是儀嗟乎此子闇與理諧激揚清波恥汨泥而從俗獨醒在旦豈共醉而居昏纔於丹陽一面遂卽同契南上昆季留連愴矣三荆之析友

于攀絕傷哉八翼之離以爲傳法在懷無抑高節行至廣州遂染風疾以斯嬰帶弗遂遠懷於是悵恨而歸返錫吳楚年二十五六後僧哲師至西國云其人已亡有疾于懷嗟乎不幸勝途多難驗非虛矣實冀還以法資空有鬱藍之望復欲旋歸遺鐸徒懷隴樹之心乃歎曰淑人斯去誰當繼來不幸短命嗚呼哀哉九仞希岳一簣便摧秀而不實嗚呼哀哉解乎易得行也難求嗟爾幼年業德俱修傳燈念往嬰痼情收慨乎壯志哀哉去留庶傳爾之令節秉輝曜于長秋于時達師言離廣府還望桂林去留愴然自述贈

懷云爾

標心之梵宇運想入仙洲嬰痼乖同好沉情阻若抽
葉落乍難聚情離不可收何日乘杯至詳觀演法流
淨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尋聽于時與并部處一法師
萊州弘禪論師更有三二諸德同契鶯峰標心覺樹
然而一公屬母親之年老遂懷戀於并川禪師遇玄
瞻於江寧乃敦情於安養玄達旣到廣府復阻先心
唯與晉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爾分飛印度
新知冥焉未曾此時躑躅難以爲懷戲擬四愁聊題
兩絕而已 五言我行之數萬愁緒百重思邯鄲教六

尺影獨步五天陞

五言

重自解

上將可陵師足士

志難移如論惜短命何得滿長祇于時咸亨三年坐
夏楊府初秋忽遇龔州使君馮孝詮至廣府與波斯
舶主期會南行復蒙使君命往崗州重爲檀主及弟
孝誕使君孝軫使君郡君甯氏郡君彭氏等合門眷
屬咸見資贈爭抽上賄各捨奇食庶無乏於海途恐
有勞於險地篤如親之惠順給孤之心共作歸依同
緣勝境所以得成禮謁者蓋馮家之力也又嶺南法
俗共鯁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懷生別之恨至十一
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雞峰而太

息于時廣莫初颺向朱方而百丈雙桂離箕創節棄
玄朔而五兩單飛長截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
壑如雲之浪滔天未隔兩旬果之佛逝經停六月漸
學聲明王贈支持送末羅瑜國

今改爲室利佛逝

復停兩月

轉向羯荼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舶漸向東天矣從
羯荼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向東望岬可一二里許
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然可愛彼見舶至爭乘小艇
有盈百數皆將椰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
愛者但唯鐵焉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
皆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搖手

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此國既不出鐵亦
寡金銀但食椰子諸根無多稻穀是以盧阿最爲珍

貴

此國名鐵爲盧阿

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織團藤箱

餘處莫能及若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者無復
再生從茲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耽摩立底國卽
東印度之南界也去莫訶菩提及那爛陀可六十餘
驛於此創與大乘燈師相見留住一載學梵語習聲
論遂與燈師同行取正西路商人數百詣中天矣去
莫訶菩提有十日在過大山澤路險難通要藉多人
必無孤進于時淨染時患身體疲羸求赴商徒旋困

不能及雖可勵已求進五里終須百息其時有那爛陀寺二十許僧并燈上人並皆前去唯餘單已孤步險隘日晚晡時山賊便至援弓大喚來見相陵先撮上衣次抽下服空有條帶亦並奪將當是時也實謂長辭人代無諸禮謁之心體散鋒端不遂本求之望又彼國相傳若得白色之人殺充天祭旣思此說更軫于懷乃入泥坑遍塗形體以葉遮蔽杖徐行日暮矣營處尚遠至夜兩更方及徒侶聞燈上人村外長叫旣其相見念授一衣池內洗身方入村矣從此北行數日先到那爛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覺寺禮真容像山東道俗所贈純絹持作如來等量袈裟親奉披服濮州玄律師附羅蓋數萬爲持奉上曹州安道禪師寄拜禮菩提像亦爲禮訖于時五體布地一想虔誠先爲東夏四恩普及法界含識願龍華總會遇慈氏尊並契真宗獲無生智次乃遍禮聖跡過方丈而屆拘尸所在欽誠入鹿園而跨雞嶺住那爛陀寺十載求經方始旋踵言歸還耽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劫賊僅免專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於此升船過羯荼國所將梵本三藏五十萬餘頌唐譯可成千卷擁居佛逝矣

善行師者晉州人也少辭桑梓訪道東山長習律儀
寄情明呪溫恭儉素利物是心則淨之門人也隨至
室利佛逝有懷中土旣沉痼疾返棹而歸年三十許
靈運師者襄陽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懷耿介情存
出俗追尋聖跡與僧哲同遊越南溟達西國極閑梵
語利物在懷所在至處君王禮敬遂於那爛陀畫慈
氏真容菩提樹像一同尺量妙簡工人賁以歸國廣
興佛事翻譯聖教實有堪能矣

僧哲禪師者澧州人也幼敦高節早託玄門而解悟
之機實有灌瓶之妙談論之銳固當重席之美沉深
律苑控總禪畦中百兩門久提綱目莊劉二籍亟盡
樞關思慕聖蹤汎舶西域旣至西土適化隨緣巡禮
略周歸東印度到三摩呬吒國國王名曷羅社跋吒
其王旣深敬三寶爲大鄔波索迦深誠徹信光絕前
後每於日日造拓模泥像十萬軀讀大般若十萬頌
用鮮華十萬朵親自供養所呈薦設積與人齊整駕
將行觀音先發幡旗鼓樂漲日彌空佛像僧徒並居
前引王乃後從於王城内僧尼有四千許人皆受王
供養每於晨朝令使人寺合掌房前急行疾問大王
奉問法師等宿夜得安和不僧答曰願大王無病長

壽國祚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事五天所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學十八部經通解五明大論者並集茲國矣良以其王仁聲普洎駿骨遐收之所致也其僧哲住此王寺尤蒙別禮存情梵本頗有日新矣來時不與相見承聞尚在年可四十許僧哲弟子玄遊者高麗國人也隨師於師子國出家因住彼矣

智弘律師者洛陽人也卽聘西域太史王玄策之姪也年纔弱歲早狎冲虚志蔑輕肥懷情棲遁遂往少林山食松服餌樂誦經典頗工文筆旣而悟朝市之誼譁尚法門之澄寂遂背入水而去三吳捨素裋而

環緇服事瑳禪師爲師稟承思慧而未經多載卽髣髴玄關復往蘄州忍禪師處重修定漱而芳根雖植崇條未聳遂濟湘川跨衡嶺入桂林而託想遁幽泉以息心頗經年載仗寂禪師爲依止覩山水之秀麗翫林薄之清虚揮翰寫哀製幽泉山賦申遠遊之懷旣覽三吳之法匠頗盡芳筵歷九江之勝友幾開妙理然而宿植善根匪由人獎出自中府欲觀禮西天幸遇無行禪師與之同契至合浦升舶長汎滄溟風便不通漂居上景覆向交州住經一夏旣至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舶南遊到室利佛逝國自餘經歷具

在行禪師傳內到大覺寺住經二載瞻仰尊容傾誠
勵想諷誦梵本月故日新開聲論能梵書學律儀習
對法既解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陀寺則披覽大乘
在信者道場乃專功小教復就名德重洗律儀懇志
懃懃無忘寸影習德光律師所製律經隨聽隨譯實
有功夫善護浮囊無虧片檢常坐不卧知足清廉奉
上謙下久而彌敬至於王城鷲嶺僊苑鹿林祇樹天
階菴園山穴備申翹想並契幽心每撥衣鉢之餘常
懷供益之念於那爛陀寺則上資普設在王舍城中
乃器供常住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天羯濕彌
羅擬之鄉國矣聞與琳公爲伴不知今在何所然而
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

無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

此云叶慧天

性虛融稟質溫雅意存仁德志重烟霞而竹馬之年
投足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懷金馬之門頗已漁獵
百氏流睇三經州望推奇鄉曲排雋于時則絢彩霞
開鏡三江而挺秀芳思泉湧灌七澤而流津然宿因
感會今果現前希慕法門有窺玄化幸遇五人之度
爰居等戒道場旣而創染譯門初霑法侶事大福田
寺慧英法師爲鄔波馱耶

此云親教師和尚者訛也

斯乃吉藏法

師之上足可謂蟬聯碩德固乃世不乏賢於是標心
般若棲志禪居屏棄人間往來山水每因談玄講肆
擊闡微言雖年在後生望逾先進及乎受具同壇乃
二十餘人誦戒契心再辰便了咸稱上首餘莫能加
次隱幽巖誦法華妙典不盈一月七軸言終乃歎曰
夫尋筌者意在得魚求言者本希趣理宜可訪名匠
鏡心神啓定門斷煩惑遂乃杖錫九江移步三越遊
衡岳處金陵逸想萬華長吟少室濯足八水舉袂三
川求善知識卽其志也或攜定門而北上獵智者禪
匠之精微麾戒獻而東歸究道宣律師之淳粹聽新
舊經論討古今儀則洋洋焉波瀾萬頃嶷嶷也崖岸
千尋與智弘爲伴東風汎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國
王厚禮特異常倫布金華散金粟四事供養五體呈
心見從大唐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後乘王舶經十五
日達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舶西
行經三十日到那伽鉢亶那從此汎海二日到師子
洲觀禮佛牙從師子洲復東北汎舶一月到訶利雞
羅國此國乃是東天之東界也卽瞻部洲之地也停
住一年漸之東印度恒與智弘相隨此去那爛陀途
有百驛旣停息已便之大覺蒙國家安置入寺俱爲

主人西國主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事皆同如也爲客但食而已禪師後向那爛陀聽瑜伽習中觀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復往祇羅茶寺去斯兩驛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屢在芳筵習陳那法稱之作者莫不漸入玄關頗開幽鍵每唯杖錫乞食全軀少欲自居情超物外曾因閑隙譯出阿笈摩經述如來涅槃之事略爲三卷已附歸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論其進不乃與會寧所譯同矣行禪師說旣言欲居西國復道有意神州擬取北天歸乎故里淨來日從那爛陀相送東行六驛各懷生別之恨俱希重會之心業

也茫茫流泗交袂矣春秋五十六又禪師稟性好上

欽禮每以覺樹初景觀洗沐於龍池竹苑新黃奉折

華於鶯嶺

此二時也春中也皆是大節會無間遠近

黃華大如手許實同金色人皆折以上

呈當此之時彌覆山野名春女華耳曾於一時與

行禪師同遊鶯嶺瞻奉旣訖遐眺鄉關無任殷憂淨

乃聊述所懷云爾雜言詩曰觀化祇山頂流睇古王

城萬載池猶潔千年苑尚清髣髴影堅路摧殘廣脇

嶺七寶仙臺亡舊迹四彩天華絕雨聲聲華遠自恨

生何晚旣傷火宅眩中門還嗟寶渚迷長坂步陟平

郊望心遊七海上擾擾三界溺邪津渾渾萬品亡真

匠唯有能仁獨圓悟廓塵靜浪開玄路創逢飢命棄
身城更爲求人崩意樹施持囊畢契戒珠淨戒被甲

要心忍衣固

忍也

三祇不倦陵二車一足忘勞超九數

勤也

定激江清沐久結

定也

智劒霜凝斬新霧慧

也無邊大

劫無不修六時愍生遵六度度有流化功德收金河

示滅歸常住鶴林權唱演功周聖徒往昔傳餘響龍

宮祕典海中探石室真言山處仰流教在茲辰傳芳

代有人沙河雪嶺迷朝徑巨海鴻崖亂夜津入萬死

求一生投針偶穴非同喻速馬懸車豈等程不徇今

身樂無祈後代榮譽捨危軀追勝義咸希畢契傳燈

情勞歌勿復陳延眺旦周巡東睇女巒留二迹西馳

鹿苑去三輪北睨舍城池尚在南踰尊嶺穴猶存五

峯秀百池分粲粲鮮華明四曜輝輝道樹鏡三春揚

錫指山阿攜步上祇陀旣覩如來疊衣石復觀天授

迸餘綫佇靈鎮疑思遍生河金華逸掌儀前奉芳蓋

陵虛殿後過旋繞經行砌目想如神契廻斯少福潤

生津共會龍華捨塵翳一三五七九言

在西國懷王舍城舊之作

遊愁赤縣遠丹思抽鷺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旣喜

朝聞日復日不覺頽年秋更秋已畢耆山本願誠難

遇終望持經振錫往神州

法振禪師者荊州人也景行高尚唯福是修濯足禪波棲心戒海法侶欽肅爲導爲歸諷誦律經居山居水而思禮聖迹有意西邁遂共同州僧秉悟禪師梁州乘如律師學窮内外智思鉤深其德不孤結契遊踐於是攜二友出三江整帆上景之前鼓浪訶陵之北巡歷諸島漸至羯茶未久之間法振遇疾而殞年可三十五六旣而一人斯委彼二情疑遂附舶東歸有望交趾覆至瞻波弗林邑國也乘悟又卒瞻波人至傳說如此而末的委獨有乘如言歸故里雖不結實仍嘉令秀爾獨何爲三無一就耳

天津法師澧州人也幼染法門長敦節儉有懷省欲以乞食爲務希禮聖跡啓望王城每歎曰釋迦悲父旣其不遇天宮慈氏宜勗我心自非覩覺樹之真容謁祥河之勝躅豈能收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進乃賣經像與唐使相逐汎舶月餘達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習梵書潔行齊心更受圓具淨於此見遂遣歸唐望請天恩於西方造寺旣觀利益之弘廣乃輕命而復滄溟遂以天授三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長安矣今附新譯雜經論十

卷南海寄歸內傳四卷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

讚曰嘉爾幼年慕法情堅既虔誠於東夏復請益於西天重指神州爲物淹流傳十法之弘法竟千秋而不秋

又重歸南海傳有師資四人

苾芻貞固律師者梵名娑羅笈多

譯爲貞固

卽鄭地榮川

人也俗姓孟粵以驅烏之歲早蘊慈門總角之秋棲心慧苑年甫十四遂丁荼蓼眷流俗之難保知法門之可尚爰興正念企步勝場遂於汜水等慈寺遠法師處伸侍席之業意存教網便誦大經經三兩歲師

遂淪化後往相州林慮諸寺尋師訪道欲致想禪局自念教檢未窺難辯真僞卽往東魏聽覽唯識復往安州大猷禪師處習學方等數旬未隔卽妙相現前復往荊州歷諸山水求善知識希覓未聞復往襄州遇善導禪師受彌陀勝行當爾之時交望棄索訶之穢土卽欲趣安養之芳林覆思獨善傷大士行唯識所變何非淨方遂往峴山恢復寺澄禪師處創蒙半字之訓漸通完器之言禪師則沉研律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轡轢經論當末代四依之住持定激波深灌八解而流派慧峰岳峻聳六度而疏巘五塵無雜

九惱非驚外跨四流內澄三定法俗欽望推爲導首
特蒙綸旨召入神都在魏國東寺居多聞之數固師
年餘二十卽於禪師足下而進圓具纔經一載總涉
律綱覆向安州秀律師處三載端心讀宣律師文鈔
可謂問絕鄔波離貫五篇之表裏受詣毗舍女洞七
聚之幽關律云五歲得遊方未至歲而早契十年離
依止不屆年而預合其秀律師卽蜀郡典律師之上
足旣進圓具仍居蜀川於和尚處學律四載後往長
安宣律師處爲依止有客投心乳器若飲鵝之善識
精麤竭智水瓶等歡喜之妙持先後經十六年不離

函丈幽窮諸部淘鍊數家將守律師疏以爲宗本然
後去三楊之八水復向黃州報所生地次往安州大
興律教諸王刺史咸共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師處與
我身不殊居十力寺年七十餘方始寂化戒行清素
耳目詳知嗟乎代有其人棟梁佛日蟬聯靡絕繼踵
相承實謂漢珍荆玉雖別川而俱媚桂枝蘭葉縱易
節而同芳固師旣得律典斯通更披經論又復誦法
華維摩向一千遍心心常續念念恒持三業相驅四
儀無廢覆往襄州在和尚處重聽蘇咀羅披尋對法
藏煩通蘊處薄檢衣珠化城是息終期實渚遂乃濯

足襄水顧步廬山仰上德之清塵任東林而散志有
意欲向師子洲頂禮佛牙觀諸聖迹以垂拱之歲移
錫桂林適化遊方漸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屆番
禺廣府法徒請開律典時屬大唐聖主天下普置三
師欲令佛日再明法舟長汎旣而威儀者律也固亦
衆所欽請三藏道場講毗柰耶教經乎九夏爰竟七
篇善教法徒汎誘時俗于時制旨寺恭闡梨每於講
席親自提獎可謂恂恂善誘弘濟忘倦闡梨則童真
出家高行貞節年餘七十而恒敬五篇有福之人可
逢上智實乃禪池淼漫引法海而通波思嶺崔嵬踈

慧嶽而騰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雖開諸法體空而
利物之用咸集構有爲之福業作無上之津梁而屢
寫藏經常營衆食實亦衆所知識應物感生勸悟諸
人共敦律敎固師旣法侶言散還向峽山冀託松林
之下用畢幽棲之志蒙謙寺主等特見賓迎寺主乃
道冠生知體含仁恕供奉四海靡倦三朝屈已申他
卑辭是務固師意欲息想山門有懷營構傾廊通直
道脫階正邪基曲製山池希流入解之清潤徧開壇
界冀闡七聚之芳規復欲於戒壇後面造一禪龕立
方等道場修法華三昧功雖未就而情已決然布薩

軌儀已紹綱目又每歎曰前不遭釋父後未遇慈尊
末代時中如何起行既沉吟於空有之際復躑躅於
多師之門矣淨於佛逝江口升舶附書憑信廣州見
求墨紙抄寫梵經并雇手直于時商人風便舉帆高
張遂被載來求住無路是知業能裝飾非人所圖遂
以永昌元年七月二十日達于廣府與諸法俗重得
相見于時在制旨寺處衆嗟曰本行西國有望流通
廻住海南經本尚闕所將三藏五十餘萬言並在佛
逝國事須覆往既而年餘五十重越流波隙駟不留
身城難保朝露溘至何所囑焉經典既是要門誰能

共往收取隨譯隨受須得其人衆僉告曰去斯不遠
有僧貞固久探律教早蘊精誠儻得其人斯爲善伴
亦既纔聞此告髣髴雅合求心於是裁封山肩薄陳
行李固乃啓封暫觀卽有同行之念譬乎遼城一發
下三將之雄心雪山小偈牽大隱之深志遂乃喜辭
幽澗歡去松林攘臂石門之前褰衣制旨之內始傾
一蓋合襟情於撫塵既投五體契虛懷於曩日雖則
平生未面而實冥符宿心共在良宵頗論行事固乃
答曰道欲合不介而自親時將至求抑而不可謹卽
共弘三藏助燭千燈者歟於是重往峽山與謙寺主

等言別寺主乃照機而作曾不留連見述所懷咸助
隨喜已闕無念他濟是心並爲資裝令無少乏及廣
府法俗悉贈資糧卽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
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驅作含生之梯陞
爲欲海之舟艦慶有懷於促志庶無廢於長途固師
年四十矣讚曰智者植業稟自先因童年潔想唯福
是親情求勝已意仗明仁非馨香於事利固實愛於
賢珍^其受持妙冊貞明固意大善敦心小瑕興畏有
懷脫屣無望榮貴若住猫之毛尾弗虧等遊蜂之色
香靡費^其孤辭榮澤隻步漢陰哲人務本律教是尋

旣知綱領更進幽深致遠懷於覺樹遂杖藜於桂林
怡神峽谷匠物廣川旣而追舊聞於東夏復欲請
新教以南遊希布揚於未布冀傳流於未傳慶斯人
之壯志能爲物而身捐^其爲我良伴共屆金洲能持
梵行善友之由船車通濟手足相求儻得契傳燈之
一望亦是不慙生於百秋^其旣至佛逝宿心是契得
聽未聞之法還觀不覩之例隨譯隨受詳檢通滯新
見新知巧明開制博識多智每勵朝聞之心恭儉勤
懷無憂夕死之計恐衆多而事撓且逐靜而兼濟縱
一焰之隨風庶千燈而罔翳^其又貞固弟子一人俗

姓孟名懷業梵號僧伽提婆祖父本是北人因官遂居嶺外家屬權停廣府幕法遣奉師門雖可年在弱冠而實志逾弘仕見師主懷弘法之念卽有隨行之心割愛抽悲投命溟渤至佛逝國解骨崙語頗學梵書誦俱舍論偈雖事患於一獵冀有望於千途儻能勤於熟思希比迹於生芻且爲侍者現供翻譯年七十耳

苾芻道宏者梵名佛陀提婆

此云覺天

汴州雍丘人也俗

姓靳其父早因商侶移步南遊遠歷三江遐登五嶺遂過韶部後屆峽山觀巖谷之清虛翫川源之澄寂

逢善知識披緇釋素于時道宏其年尚小任業風而萍轉隨父師而遊涉入桂林以翹想步幽泉而疊息父名大感禪師遂於寂禪師處學祕心關頗經年載薄知要義還之峽谷道宏隨父亦復出家年滿二十此焉進具往來廣府出入山門雖可年望未高而頗懷節槩旣聞淨至走赴莊嚴詢訪所居云停制旨一中禮事卽有契於行心再想生津實無論於性命聞說滔天之浪蔑若小池觀橫海之鯨意同鱗鱣尋卽重之清遠言別山庭與貞固師同歸府下於是乎畢志南海共赴金州擬寫三藏德被千秋識悟聰敏叶

性溫柔頗攻草隸復翫莊周體齊物之篇虛誕知指馬之說悠悠不憑河而徒涉能臨懼而善籌雖功未厠於移照終有慶於英猷英猷何陳求法輕身不計樂而爲樂不將親而作親欲希等生靈於已體豈若婉芻狗而行仁旣至佛逝敦心律藏隨譯隨寫傳燈是望重瑩戒珠極所欽尚求寂滅之圓成棄生津之重障畢我大業由斯小匠慶爾拔擢於有流庶福資於無量年二十三矣

苾芻法朗者梵名達磨提婆

此云法天

襄州襄陽人也住

靈集寺俗姓安實乃家傳禮義門襲冠纓童年出家

欽修是務遂離桑梓遊涉嶺南淨至番禺報知行李雖復學悟非遠而實希尚情深意喜相隨同越滄海經餘一月屆乎佛逝亦旣至此業行是修曉夜端心習因明之祕典晨昏勵想聽俱舍之幽宗旣而一簣已傾庶罔墮於九仞三藏虔念擬冠成乎五篇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託弘益抄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袒膊塗跣尊修上儀雖未成於角立終有慕於囊錫凡百徒侶咸希自樂爾獨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專思至理若能弘廣願於悲生冀大明於慈氏年二十四矣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學經三載梵
 漢漸通法朗頃往訶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懷業
 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固道宏相隨俱還廣府
 各並淹留且住更待後追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
 律教未終三載染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爾來迴絕
 消息雖每顧問音信不通嗟乎四子俱汎滄海竭力
 盡誠思然法炬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每一念來
 傷歎無極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虧所有福田共相
 資濟龍華初會俱出塵勞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音釋

溟渤溟蒲沒切渤海之別名袒膊袒蕩早切膊也膊補各切肩膊也鐸鐸五各切劍
 鋒鋒于非切躑躅躑直炙切躑躅在足也鯁鯁古杏切番禺番禺音顯地純絹純音陀縑屬絹帛也夷夷側事切視視音支
 潘禺潘禺音顯地今廣州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下卷
 九十六箇該銀四兩一錢九分八厘
 真州釋道一對金陵丘義民書上元李熠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涇山寂照庵識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并序

唐三藏沙門義淨撰

原夫三千肇建爰彰興立之端百億已成尚無人物
之序既空洞於世界則日月未流實闐寂於慘舒則
陰陽莫辨暨乎淨天下降身光自隨因餐地肥遂生
貪著林藤香稻轉次食之身光漸滅日月方現夫婦
農作之事興君臣父子之道立然而上觀青象則妙
高色而浮光下察黃輿乃風蕩水而成結而云二儀
分判人生其中感清濁氣自然而有陰陽陶鑄譬之
以鴻鑪品物財成方之於埏埴者蓋寡聽曲談之謂

也於是岳峙星分含靈蔓延遂使道殊九十六種諦分二十五門僧佉乃從一而萬物始生薛世則因六條而五道方起或露體拔髮將爲出要或灰身椎髻執作升天或生乃自然或死當識滅或云幽幽冥冥莫識其精眇眇忽忽罔知所出或云人常得人道或說死便爲鬼靈或談不知蝶爲我已不知我爲蝶形旣羣迷於蜾蠃復聚或於螟蛉比渾沌於雞子方晦昧於孩穉斯皆未了由愛故生藉業而有輪迴苦海往復迷津者乎然則親指平途躬宣妙理說十二緣起獲三六獨法號天人師稱一切智引四生於火宅

拔三有於昏城出煩惱流登涅槃岸者粵我大師釋迦世尊矣創成覺龍河九有興出塵之望後移光鹿苑六道盛歸依之心初轉法輪則五人受化次談戒躡則千生伏首於是闡梵響於王舍獲果者無窮酬恩惠於父城發心者莫筭始自了教會初願以標誠終乎妙賢契後期於結念任持八紀弘濟九居教無幽而不陳機無微而不納若泛爲俗侶但略言其五禁局提法衆遂廣彰乎七篇以爲宅有者大非戒興則非滅存生者小過律顯則過亡且如悲損輕枝現生龍戶慈濟微命交升帝居善惡之報固其明矣於

是經論兼施定慧俱設攝生之網唯斯三藏乎既而
親對大師教唯一說隨機拯物理亡他議及乎薛舍
初辭魔王或歡喜之志熙連後唱無滅顯亡疑之理
可謂化緣斯盡能事畢功遂乃跡滅兩河人天掩望
影淪雙樹龍鬼摧心致使娑羅林側淚下成泥哭者
身邊血如華樹大師唱寂世界空虛次有弘法應人
結集有五七之異持律大將部分爲十八之殊隨所
見聞三藏各別著下裙則裾有偏正披上服則葉存
狹廣同宿乃異室繩圍兩俱無過受食以手執畫地
二並亡愆各有師承事無和雜

有部則正餘三並偏有部則要須別室正

量以繩圍狀有部手請僧祇畫地也

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

一阿羅漢莫訶僧祇

尼迦耶周云聖大衆部分出七部三藏各有十萬頌合三十萬頌周譯可成十卷二阿羅漢悉他毘羅尼迦耶周云聖上座部分出三部三藏多少同前三阿羅漢慕羅薩婆悉底婆尼迦耶周云聖根本說一切有部部分出四部三藏多少同前四阿羅漢三密栗底尼迦耶周云聖正量部分出四部三藏二十萬頌律有三十千頌然而部執所傳多有同異且依現事言其十八分爲五部不聞於西國之耳

其間離分出沒部別名字事非一致如餘所論此不

繁述故五天之地及南海諸洲皆云四種尼迦耶然

其所欽處有多少摩揭陀則四部通習有部最盛羅

茶信度

西印度國名

則少兼三部乃至正量尤多北方皆

全有部時逢大衆南面則咸遵上座餘部少存東裔

諸國雜行四部

從那爛陀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乃至盡窺有大黑山計當土蕃南畔傳

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嶺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咀羅國次東南有耶迦戌國次東有社和鉢底國次東極至臨邑國並悉極遵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國法西方見有實異常倫

師子洲並皆上座而大衆斥焉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純唯根本有部正量時欽近日已來少兼餘二

從西數之有婆魯師洲末羅遊州卽今尸利佛遊國是莫訶信洲訶陵洲咀咀洲盆洲婆里洲掘倫洲佛逝補羅洲阿善洲未迦漫

乘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可百里或數

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里商舶慣者准知良爲

迦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

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廣

如南海錄中具述驪州正南步行可餘半月若乘船

纔五六潮卽到上景南至占波卽是臨邑此國多是

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國舊云扶南先是

輿國人多事天後乃佛法盛流惡王今並除滅迦無

僧衆外道雜居斯卽贍部南隅非海洲也然東夏大

綱多行法護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先

盛而云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夾以爲題目詳觀

四部之差律儀殊異重輕懸隔開制迢然出家之侶

各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已重條用自開文見嫌
餘制若爾則部別之義不著許遮之理莫分豈得以
其一身通行於四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證滅不殊行
法之徒須依自部頻毗娑羅王夢見一鬘裂爲十八
片一金杖斬爲十八段怖而問佛
佛言我滅度後一百餘年有阿輸迦王威加瞻部時
諸苾芻教分十八趣解脫門其致一也此卽先兆王
勿見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區分不定北天南海之
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縣之鄉意在大教自餘諸處大
小雜行考其致也則律檢不殊齊制五篇通修四諦
若禮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爲大不行斯事號之爲小
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
有真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識斯並
咸遵聖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何僞意在斷煩
惑濟衆生豈欲廣致紛紜重增沉結依行則俱升彼
岸棄背則並溺生津西國雙行理無乖競旣無慧目
誰鑒是非任久習而修之幸無勞於自割且神州持
律諸部互牽而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五篇
七聚易處更難方便犯持顯而還隱遂使覆一簣而
情息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髭乃成中下之徒
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
用爲成則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還句

考其功也實致爲山之勞覈其益焉時有海珠之潤
又凡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爲密語而
更作解嘲譬乎水溢平川決入深井有懷飲息濟命
無由准檢律文則不如此論斷輕重但用數行說罪
方便無煩半日此則西方南海法徒之大歸矣至如
神州之地禮教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廉素謙順
義而後取孝子忠臣謹身節用皇上則恩育兆庶納
隍軫慮於明發羣臣則莫不拱手履薄呈志於通宵
或時大啓三乘廣開百座布制底於八澤有識者咸
悉歸心散伽藍於九宇迷途者並皆迴向皇皇焉農
歌畝畝之中濟濟焉商詠舟車之上遂使雞貴象尊
之國頓顙丹墀金隣玉嶺之鄉投誠碧砌爲無爲事
無事斯固無以加也雞貴者西方名高麗國爲俱
陀警說羅俱俱陀是雞警說羅
是貴西方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
飾矣言象尊者西國君王以象爲最五天並悉同然
也

其出家法侶講說軌儀徒衆儼然欽承極旨自有屏
居幽谷脫屣樊籠漱巖流以遐想坐林薄而棲志六
時行道能報淨信之恩兩期入定合受人天之重此
則善符經律何有過焉然由傳受訛謬軌則參差積
習生常有乖綱致者謹依聖教及現行要法總有四

十章分爲四卷名南海寄歸內法傳又大唐西域高僧傳二卷并雜經論等十卷並錄附歸願諸大德興弘法心無懷彼我善可量度順佛教行勿以輕人便非重法

重曰然今古所傳經論理致善通禪門定激之微此難懸囑且復粗陳行法符律相以先呈備舉條章考師宗於實錄縱使命淪夕景希成一贊之功燄絕朝光庶有百燈之續閱此則不勞尺步可踐五天於短階未徙寸陰實鏡千齡之迷躅辛願檢尋三藏鼓法海而揚四波皎鏡五篇汎慧舟而提六欲雖復親承匠旨備檢玄宗然非濬發於巧心終恐受嗤於慧目云爾

一破夏非小

二對尊之儀

三食坐小牀

四餐分淨觸

五食罷去穢

六水有二瓶

七晨旦觀蟲

八朝嚼齒木

九受齋軌則

十衣食所須

十一著衣法式

十二尼衣喪制

十三結淨地法

十四五衆安居

十五隨意成規

十六匙筯合不

十七知時而禮

十八便利之事

十九受戒軌則

二十洗浴隨時

二十一坐具觀身

二十二卧息方法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二十四禮不相扶

二十五師資之道

二十六客舊相遇

二十七先體病源

二十八進藥方法

二十九除其弊藥

三十旋右觀時

三十一灌沐尊儀

三十二讚詠之禮

三十三尊敬垂式

三十四西方學法

三十五長髮有無

三十六亡則物現

三十七受用僧物

三十八燒身不合

三十九傍人獲罪

四十古德不爲

凡此所論皆依根本說一切有部不可將餘部事見糅於斯此與十誦大歸相似有部所分三部之別一法護二化地三迦攝卑此並不行五天唯烏長郡國及龜茲于闐維有行者然十誦律亦不是根本有部也

一破夏非小

凡諸破夏苾芻但不獲其十利然是本位理無成小豈容昔時受敬今翻禮卑習以成俗本無憑據依夏

受請盜過容生故應詳審理無踈略宜取受戒之日以論大小縱令失夏不退下行尋檢聖教無文誰肯遣行斯事

二對尊之儀

准依佛教若對形像及近尊師除病則徒跣是儀無容輒著鞋履偏露右肩衣掩左膊首無巾帔自是恒途餘處遊行在開非過若是寒國聽著短靴諸餘履屣隨處應用旣而殊方異域寒燠不同准如聖教多有違處理可隆冬之月權著養身春夏之時須依律制履屣不旋佛塔教已先明富羅勿進香臺頒之自

久然有故違之類卽是強慢金言

三食坐小牀

西方僧衆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各別踞小牀高可七寸方纔一尺藤繩織內脚圓且輕卑幼之流小拈隨事雙足蹋地前置盤盂地以牛糞淨塗鮮葉布上座去一肘互不相觸未曾見有於大牀上跏坐食者且如聖制牀量長佛八指以三倍之長中人二十四指當笏尺尺半東夏諸寺牀高二尺已上此則元不合坐坐有高牀之過時衆同此欲如之何護罪之流須觀尺樣然靈巖四禪牀高一尺古德所

製誠有由來卽如連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聞夫佛法初來僧食悉皆踞坐至乎晉代此事方訛自茲已後跏坐而食然聖教東流年垂七百時經十代代有其人梵僧旣繼踵來儀漢德乃排肩受業亦有親行西國目擊是非雖還告言誰能見用又經云食已洗足明非牀上坐來食棄足邊故知垂脚而坐是佛弟子宜應學佛縱不能依勿生輕笑良以敷巾方坐難爲護淨殘宿惡觸無由得免又復斂衆殘食深是非儀收去反觸僧槃家人還捉淨器此則空傳護淨未見其功幸熟察之須觀得失

四餐分淨觸

凡西方道俗噉食之法淨觸事殊旣餐一口卽皆成觸所受之器無宜重將置在傍邊待了同棄所有殘食與應食者食之若更重收斯定不可無問貴賤法皆同爾此乃天儀非獨人事諸論云不嚼楊枝便利不洗食無淨觸將以爲鄙豈有器已成觸還將益送所有殘食却收入厨餘飯卽覆寫瓮中長臠乃反歸鐺內羹菜明朝更食飯果後日仍餐持律者頗識分疆流漫者雷同一槩又凡受齋供及餘飲噉旣其入口身卽成觸要將淨水漱口之後方得觸著餘人及

餘淨食若未澡漱觸他並成不淨其被觸人皆須淨漱若觸著狗犬亦須澡漱其嘗食人應在一邊嘗訖洗手漱口并洗嘗食器方觸鐺釜若不爾者所作祈請及爲禁術並無効驗縱陳饗祭神祇不受以此言之所造供設欲獻三寶并奉靈祇及尋常飲食皆須清潔若身未淨澡漱及大小便利不洗淨者皆不合作食俗亦有云清齋方釋箕翦爪宜侵肌捨塵或孔顏如斯等類亦是事須清潔不以殘食而歆饗也凡設齋供及僧常食須人檢校若待齋了恐時過者無論道俗雖未薦奉取分先食斯是佛教許無罪咎比見僧尼助檢校者食多過午因福獲罪事未可也然五天之地云與諸國有別異者以此淨觸爲初基耳昔有北方胡地使人行至西國人多見笑良以便利不洗餘食內盆食時叢坐互相定觸不避猪犬不嚼齒木遂成譏議故行法者極須存意勿以爲輕然東夏食無淨觸其來久矣雖聞此說多未體儀自非面言方能解悟

五食罷去穢

食罷之時或以器承或在屏處或向渠竇或可臨階或自持瓶或令人授水手必淨洗口嚼齒木疏牙刮

舌務令清潔餘津若在卽不成齋然後以其豆屑或時將土水燃成泥拭其屑吻令無膩氣次取淨瓶之水盛以螺盃或用鮮葉或以手承其器及手必須三屑淨揩豆屑土乾牛糞洗令去膩或於屏隱淨瓶注口若居顯處律有遮文略漱兩三方乃成淨自此之前口津無宜輒咽旣破威儀咽得罪乃至未將淨水重漱已來涎唾必須外棄若日過午更犯非時斯則人罕識知縱知護亦非易以此言之豆麵灰水誠難免過良爲牙中食在舌上膩存智者觀斯理應存意豈容正食已了談話過時不畜淨瓶不嚼齒木終朝含穢竟夜招愆以此送終固成難矣其淨瓶水或遣門人持授亦是其儀

六水有二瓶

凡水分淨觸瓶有二枚淨者咸用瓦瓷觸者任兼銅鐵淨擬非時飲用觸乃便利所須淨則淨手持必須安著淨處觸乃觸手隨執可於觸處置之准斯淨瓶及新淨器所盛之水非時合飲餘器盛者名爲時水中前受飲卽是無愆若於午後飲便有過其作瓶法蓋須連口頂出尖臺可高兩指上通小穴麤如銅箸飲水可在此中傍邊則別開圓孔罐口令上豎高

兩指孔如錢許添水宜於此處可受二三升小成無用斯之二穴恐蟲塵入或可著葢或以竹木或將布葉而裹塞之彼有梵僧取製而造若取水時必須洗內令塵垢盡方始納新豈容水則不分淨觸但畜一小銅瓶著蓋桶口傾水流散不堪受用難分淨觸中間有垢有氣不堪停水一升兩合隨事皆關其瓶袋法式可取布長二尺寬一尺許角礪兩頭對處縫合於兩角頭連施一襜纔長一磔內瓶在中掛膊而去乞食鉢袋樣亦同此上掩鉢口塵土不入由其底尖鉢不動轉其貯鉢之袋與此不同如餘處述所有瓶鉢隨身衣物各置一肩通覆袈裟擎傘而去此等並是佛教出家之儀有暇手執觸瓶并革屣袋錫杖斜挾進止安詳鳥喻月經雅當其況至如王城覺樹驚嶺鹿園娑羅鶴變之所蕭條鵲封之處禮制底時四方俱湊日觀千數咸同此式若那爛陀寺大德多聞並皆乘輿無騎鞍乘者及大王寺僉亦同爾所有資具咸令人擔或遣童子擎持此是西方僧徒法式

七晨旦觀蟲

每於晨旦必須觀水水有瓶井池河之別觀察事非一准亦旣天明先觀瓶水可於白淨銅盞銅碟或羸

杯漆器之中傾取掬許安豎甕上或可別作觀水之木以手掩口良久視之或於盆罐中看之亦得蟲若毛端必須存念若見蟲者倒瀉瓶中更以餘水再三滌器無蟲方罷有池河處持瓶就彼瀉去蟲水濾取新淨如但有井准法濾之若觀井水汲出水時以銅盞於水罐中酌取掬許如上觀察若無蟲者通夜隨用若有同前濾漉池河觀水廣如律說凡濾水者西方用上白氎東夏宜將密絹或以米柔或可微煮若是生絹小蟲直過可取熟絹笏尺四尺捉邊長挽襴取兩頭刺使相著卽是羅樣兩角施帶兩畔置恂中安橫杖張開尺六兩邊繫柱下以盆承傾水之時罐底須入羅內如其不爾蟲隨水落墮地墮盆還不免殺凡水初入羅時承取觀察有蟲卽須換却若淨如常用之水旣足已卽可翻羅兩人各捉一頭翻羅令入放生器內上以水洗三遍外邊更以水淋中復安水承取觀察若無蟲者隨意去羅此水經宵還須重察凡是經宿之水旦不看者有蟲無蟲律云用皆招罪然護生取水多種不同井處施行此羅最要河池之處或可安棧用陰陽瓶權時濟事又六月七月其蟲更細不同餘時生絹十重蟲亦直過樂護生者理

應存念方便令免或作瓦盆子羅亦是省要西方寺
家多用銅作成是聖制事不可輕其放生器作小水
罐令口直開於其底傍更安兩鼻雙繩放下到水覆
牽再三入水然後抽出若是寺家濾羅大僧元不合
觸房內時水亦復同然未受具人取方得飲非時飲
者須用淨羅淨瓶淨器方堪受用在生乃是性戒可
護中重十惡居首理難輕忽水羅是六物之數不得
不持若行三五里無羅不去若知寺不濾水不合餐
食渴死長途足爲龜鏡豈容恒常用水曾不觀察雖
有濾羅蟲還死內假欲存救罕識其儀井口之上翻
羅未曉放生之器設令到水蟲死何疑時有作小圓
羅纔受一升兩合生疎薄絹元不觀蟲懸著鉢邊令
他知見無心護命日日招愆師弟相承用爲傳法誠
哉可歎良足悲嗟其觀水器人人自畜放生之罐在
處須有

八朝嚼齒木

每日旦朝須嚼齒木揩齒刮舌務令如法盥漱清淨
方行敬禮若其不然受禮禮他悉皆得罪其齒木者
梵云憚哆家瑟訛憚哆譯之爲齒家瑟訛卽是其木
長十二指短不減八指大如小指一頭緩須熟嚼良

久淨刷牙關若也逼近尊人宜將左手掩口用罷擘
破屈而刮舌或可別用銅鐵作刮舌之篋或取竹木
薄片如小指面許一頭纖細以剔斷牙屈而刮舌勿
令傷損亦既用罷即可俱洗棄之屏處凡棄齒木若
口中吐水及以洩唾皆須彈指經三或時謦欬過兩
如不爾者棄便有罪或可大木破用或可小條截爲
近山莊者則柞條葛蔓爲先處平疇者乃楮桃槐柳
隨意預收備擬無令闕乏濕者卽須他授乾者許自
執持少壯者任取嚼之耆宿者乃椎頭使碎其木條
以苦澀辛辣者爲佳嚼頭成絮者爲最麤胡荽根極

爲精也

卽答耳并截耳入地二寸

堅齒口香消食去瘡用之半月

口氣頓除牙疼齒憊三旬卽愈要須熟嚼淨揩令涎
瘡流出多水淨漱斯其法也次後若能鼻中飲水一
抄此是龍樹長年之術必其鼻中不慣口飲亦佳久
而用之便少疾病然而牙根宿穢積久成堅刮之令
盡若湯淨漱更不腐敗自至終身牙疼西國迥無良
爲嚼其齒木豈容不識齒木名作楊枝西國柳樹全
稀譯者輒傳斯號佛齒木樹實非楊柳那爛陀寺目
自親觀旣不取信於他聞者亦無勞致惑檢涅槃經
梵本云嚼齒木時矣亦有用細柳條或五或六全嚼

口內不解漱除或有吞汁將爲殄病求清潔而返穢冀去疾而招痼或有斯亦不知非在論限然五天法俗嚼齒木自是恒事三歲童子咸卽教爲聖教俗流俱通利益旣伸臧否行捨隨心

九受齋軌則

凡論西方赴請之法并南海諸國略顯其儀西方乃施主預前禮拜請僧齋日來白時至僧徒器座量准時宜或可淨人自持或受他淨物器乃唯銅一色須以灰末淨揩座乃各別小牀不應連席相觸其牀法式如第三章已言若其瓦器曾未用者一度用之此

成無過旣被用訖棄之坑塹爲其受觸不可重收故西國路傍設義食處殘器若山曾無再用卽如襄陽瓦器食了更收向若棄之便用淨法又復五天元無瓷漆瓷若油合是淨無疑其漆器或時賈客將至西方及乎南海皆不用食良爲受膩故也必若是新以淨灰洗令無膩氣用亦應得其木器元非食物新者一用故亦無愆重觸有過事如律說其施王家設食之處地必牛糞淨塗各別安小牀座復須清淨坭甃預多貯水僧徒旣至解開衣紐安置淨瓶卽宜看水若無蟲者用之濯足然後各就小牀停息片時察其

早晚日既將午施主白言時至法衆乃反禪上衣兩角前繫下邊右角壓在腰條左邊或肩或土澡手令淨或施主授水或自用軍遲隨時濟事重來踞坐受其器葉以水略洗勿使橫流食前全無咒願之法施主乃淨洗手足先於大衆行初置聖僧供次乃行食以奉僧衆復於行未安食一盤以供呵利底母其母先身因事發願食王舍城所有兒子因其邪願捨身遂生藥叉之內生五百兒日日每餐王舍城男女諸人白佛佛遂藏其稚子名曰愛兒觸處覓之佛邊方得世尊告曰汝憐愛兒乎汝子五百一尚見憐況復餘人一二而已佛因化之令受五戒爲鄔波斯迦因請佛曰我兒五百今何食焉佛言苾芻等住處寺家日日每設祭食令汝等充餐故西方諸寺每於門屋處或在食厨邊塑畫母形抱一兒子於其膝下或五或三以表其像每日於前盛陳供食其母乃是四天王之衆大豐勢力其有疾病無兒息者饗食薦之咸皆遂願廣緣如律此陳大意耳神州先有名鬼子母焉又復西方諸大寺處咸於食厨柱側或在大庫門前彫木表形或二尺三尺爲神王狀坐把金囊却踞小牀一脚垂地每將油拭黑色爲形號曰莫訶歌羅

卽大黑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天之部屬性愛三寶護持五衆使無損耗求者稱情但至食時廚家每薦香火所有飲食隨列於前曾親見說大涅槃處般彈那寺每常僧食一百有餘春秋二時禮拜之際不期而至僧徒五百臨中忽來正到中時無宜更煮其知事人告廚家曰有斯倉卒事欲如何于時有一淨人老母而告之曰此乃常事無勞見憂遂乃多然香火盛陳祭食告黑神曰大聖涅槃爾徒尚在四方僧至爲禮聖蹤飲食供奉勿令闕乏是仁之力幸可知時尋卽總命大衆令坐以寺常食次第行之大衆咸足其餐所長還如常日咸皆唱善讚天神之力親行禮覲故覲黑神見在其前食成大聚問其何意報此所由淮北雖復先無江南多有置處求者効驗神道非虛大覺寺目真隣陀龍亦同斯異矣其行食法先下薑鹽薑乃一片兩片大如指許鹽則全七半七藉之以葉其行鹽者合掌長跪在上座前口唱三鉢羅佉哆譯爲善至舊云僧跋者訛也上座告曰平等行食意道供具善成食時復至准其字義合當如是然而佛與大衆受他毒食佛教令唱三鉢羅佉哆然後方食所有毒藥皆變成美味以此言之乃是祕密言詞

未必目其善至東西兩音臨時任道并汾之地唱時
至者頗有故實其授食之人必須當前並足恭敬曲
身兩手執器及以餅果去手一磔卽須懸放自餘器
食或一寸二寸若異此途理不成受隨受隨食無勞
待遍等供食遍不是正翻食罷隨意亦非聖說次授
乾秬米飲并稠豆臠澆以熱酥手攪令和投諸助味
食用右手纔可半腹方行餅果後行乳酪及以沙糖
渴飲冷水無問冬夏此乃衆僧常食并設齋供大略
皆爾然其齋法意存殷厚所餘餅飯盈溢盤盂酥酪
縱橫隨著皆受故佛在日勝光王親供佛衆行其飲
食及以酥酪乃至地皆流漫律有誠文卽其事也淨
初至東印度耽摩立底國欲依廉素設僧齋供時人
止曰若纔足而已何爲不得然而古來相承設須盈
富若但滿腹者恐人致笑聞師從大國來處所豐贍
若無盈長不如不設是以還依彼法矣斯乃施心弘
廣得報還復豐多無乖理也必其貧窶及食罷行嚙
隨力所能旣其食了以片水嗽口咽而不棄將少水
置器略淨右手然後方起欲起之時須以右手滿掬
取食持將出外不簡僧佛之物聖遣普施衆生未食
前呈律無成教又復將食一盤以上先亡及餘神鬼

應食之類緣在鷲山如經廣說可將其食向上座前跪上座乃以片水灑而咒願曰

以今所修福 普霑於鬼趣 食已免極苦

捨身生樂處 菩薩之福報 無盡若虛空

施獲如是果 增長無休息

持將出外於幽僻處林叢之下或在河池之內以施先亡矣江淮間設齋之次外置一盤卽斯法也然彼施主授齒木供淨水盥漱之法如第五章已述僧徒辭別之時口云所有福業悉皆隨喜然後散去衆僧各各自誦伽他更無法事食罷餘殘並任衆僧令小

兒將去或施貧下隨應食者食之或可時屬饑年或知施主性恠者問而後取齋主全無重收食法此是西方一塗受供之式或可施主延請同前於其宅中形像預設午時旣至普就尊儀蹲踞合掌各自心念禮敬旣訖訖食乃同前或可別令一人在尊像前長跪合掌大聲讚佛

言長跪者謂是雙膝踞地豎兩足以支身舊云胡跪者非也五天皆爾阿

獨道

唯歎佛德不雜餘言施主乃然燈散華一心虔

敬用摩香泥以塗僧足燒香酹馥尤不別行鼓樂弦歌隨情供養方始如前准次餐食食罷將其瓶水遍瀝衆前上座方爲施主略誦陀那伽他斯乃復是兩

塗西方食法然而西國噉嚼多與神州不同但可略據律科粗陳梗槩云爾

律云半者蒲膳尼半者珂但尼蒲膳尼以含噉爲義珂但尼卽齧嚼受名半者謂五也半者蒲膳尼應譯爲五噉食舊云五正者准義翻也一飯二麥豆飯三麩四肉五餅半者珂但尼應譯爲五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華五果其無緣者若食初五後五必不合餐若先食後五前五噉便隨意准知乳酪等非二五所收律文更無別號明非正食所攝若諸麵食豎匙不倒皆是餅飯所收乾麩和水指畫見跡者斯還五攝

且如五天之地界分縣邈大略而言東西南北各四百餘驛除其邊裔雖非盡能目擊故可詳而問知所有噉嚼奇巧非一北方足麵西邊豐麩摩揭陀國麵少米多南裔東陞與摩揭陀一類酥油乳酪在處皆有餅果之屬難可勝數俗人之流膾脍尚寡諸國並多粳米粟少黍無有甘瓜豐蔗芋乏葵菜足蔓菁然子有黑白比來譯爲芥子壓油充食諸國咸然其菜食之味與神州蔓菁無別其根堅韌復與蔓菁不同結實粒麤復非芥子其猶枳橘因地遷形在那爛陀與無行禪師共議懷疑未能的辨又五天之人不食

諸壑及生菜之屬由此人無腹痛之患腸胃和輒亡堅強之憂矣

然南海十洲齋供更成殷厚初日將檳榔一顆及片子香油并米屑少許並悉盛之葉器安大盤中白氎蓋之金瓶盛水當前瀝地以請衆僧令於後日中前塗身澡浴第二日過午已後則擊鼓樂設香華延請尊儀棚車輦輿旛旗映日法俗雲奔引至家庭張施帷蓋金銅尊像瑩飾皎然塗以香泥置淨盤內咸持香水虔誠沐浴拭以香氎捧入堂中盛設香燈方爲稱讚然後上座爲其施主說陀那伽他申述功德方始請僧出外澡漱飲沙糖水多啜檳榔然後取散至第三日禺中入寺敬白時到僧洗浴已引向齋家重設尊儀略爲澡沐香華鼓樂倍於昨晨所有供養尊前普列於像兩邊各嚴童女或五或十或可童子量時有無或擎香爐執金澡罐或捧香燈鮮華白拂所有粧臺鏡奩之屬咸悉持來佛前奉獻問其何意荅是福田今不奉獻後寧希報以理言之斯亦善事次請一僧座前長跪讚歎佛德次復別請兩僧各升佛邊一座略誦小經半紙一紙或慶形像共點佛睛以求勝福然後隨便各就一邊反禪袈裟

袈裟乃是萬言卽是乾陀

之色元來不干東語何勞下底置衣兩角前繫澡手

若依律文典語三衣並曰支伐羅也

就餐威儀法式牛糞塗地觀水濯足及所餐噉行食
法用並與西方大同然其別者頗兼三淨耳並多縫
葉爲槃寬如半席貯粳米餅一升二升亦用爲器受
一升二升擎向僧處當前授與次行諸食有三二十
般此乃貧窶之輩也若是王家及餘富者並授銅盤
銅椀及以葉器大如席許餽饌飲食數盈百味國王
乃捨尊貴位自稱奴僕與僧授食虔恭徹到隨著皆
受更無遮法若但取足而已施主心便不快見其盈
溢方成意滿粳米飯則四升五升餅果等則三盤兩
盤其親屬鄰伍之家咸資助供或餅或飯羹菜非一
然一人殘食可供三四若盛設者十人食亦未盡其
所殘食皆任衆僧令淨人將去然而神州齋法與西
國不同所食殘餘主還自取僧輒將去理成未可故
出家之人相時而動知足不辱無虧施心必若施主
決心不擬重取請僧將去者任量事斟酌衆僧亦既
食了盥漱又畢乃掃除餘食令地清淨布以華燈燒
香散馥持所施物列在衆前次行香泥如梧子許僧
各揩手令使香潔次行檳榔荳蔻糕以丁香龍腦咀
嚼能令口香亦乃消食去癢其香藥等皆須淨瓶水

洗以鮮葉裹授與衆僧施主至上座前或就能者以著甬瓶水如銅箸連注不絕下以盤承師乃手中執華承其注水口誦陀那伽他初須佛說之頌後通人造任情多少量時爲度須稱施主名願令富樂復持現福迴爲先亡後爲皇王資及龍鬼願國土成熟人物又安釋迦聖教任而莫滅其伽他譯之如別斯乃世尊在日親爲呪願但至食罷必爲說特歌拏伽他是將施物供奉之義特歌尼野卽是應合受供養人是故聖制每但食了必須誦一兩陀那伽他報施主恩

梵云陀那鉢底譯爲施主陀那是施鉢底是主而云檀越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轉名爲

檀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捨自可越渡貧若不然者竊妙釋雖然終非正本舊云達觀者訛也旣違聖教不銷所餐乞餘食法時有行處然後行其覲物或作如意樹以施僧或造金蓮華以上佛鮮華齊膝白氎盈牀過午或講小經或時連夜方散辭別之時口云娑度兼唱阿奴謨施娑度卽事目善哉阿奴謨施譯爲隨喜

凡見施他或見施已咸同此說意者前人旣呈隨後慶讚俱招福利矣此是南海十洲一塗受供法式或初日檳榔請僧第二日禺中浴像午時食罷齊暮講經斯則處中者所務或可初日奉齒木以請僧明日

但直設齋而已或可就僧禮拜言伸請白斯乃貧乏之流也然北方諸胡覩貨羅及速利國等其法復別施主先呈華蓋供養制底大衆旋繞令唱導師廣陳呪願然後方食其華蓋法式如西方記中所陳矣斯等雖復事有踈繁食兼廣略然而僧徒軌式護淨手餐大徒法則並悉相似衆僧或有杜多乞食但著三衣設他來請或奉金寶棄如涕唾屏跡窮林矣卽如東夏齋法遺疏請僧雖至明朝不來啓白准如聖教似不慙慙必是門徒須教法式若行赴供應將濾羅僧所用水並可觀察旣其食了須嚼齒木若口有餘膩卽不成齋雖復餓腹終宵詎免非時之過幸可看西方食法擬議東川得不乏宜自然明白無暇詳述智者當思嘗試論之曰然無上世尊大慈悲父愍生淪滯歷三大而翹勤冀使依行現七紀而揚化以爲住持之本衣食是先恐長塵勞嚴施戒檢制在聖意理可遵行反以輕心道其無罪食噉不知受觸但護淫戒一條卽云我是無罪之人何勞更煩學律咽噉著脫元不關情直指空門將爲佛意寧知諸戒非佛意焉一貴一輕出乎臆斷門徒遂相踵習判不窺看戒經寫得兩卷空門便謂理包三藏不思咽咽當有

流漿之苦誰知步步現招賊住之殃浮囊不洩乃是
菩薩本心勿輕小愆還成最後之唱理合大小雙修
方順慈尊之訓防小罪觀大空攝物澄心何過之有
或恐自迷誤衆准教聊陳一隅空法信是非虛律典
何因見慢宜應半月說戒洗懺恒爲勸戒門徒日三
禮白佛法住世日日衰微察已童年所觀乃與老時
全異目驗斯在幸可存心夫飲食之累乃是常須幸
願敬奉之倫無輕聖教耳重曰

聖教八萬要唯一二外順俗途內疑真智何謂俗途
奉禁二辜何謂真智見境俱棄遵勝諦而無著滅緣
生之有累勤積集於多修證圓成之妙義豈容不習
三藏教理俱迷罪若河沙之巨量妄道已證於菩提
菩提是覺惑累皆亡不生不滅號曰真常寧得同居
苦海漫說我住西方常理欲希戒淨爲基護囊穿之
小隙慎針穴之大非大非之首衣食多咎奉佛教則
解脫非遙慢尊言乃沉淪自久聊題行法略述先模
咸依聖檢豈曰情啻幸無嫌於直說庶有益於疑途
若不确定言其進不誰復輒鑒於精麤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校訛

第十七紙十三行

軍遲北藏作君持
從翻譯名義改正

音釋

挺埴

挺式連切埴常職
切埴埴和黏土也

螺贏

螺古人切贏郎果
切螺贏細腰峰也

擢

擢陟切擢也

來可

長臞

臞長直亮切餘也
臞黑各切臞也

甍

甍除庚切

礪

礪陟切礪也

普患

贏

贏盧戈切

恟

恟口候切

捲

捲丘員切屈

詵

詵丑亞切

孽

衣系

邊迷切

剝

剝器

剝斷

剝牛斤切

辣

辣盧達切

藁

藁與藁同

聲去

逆氣聲也

柞

柞疾各切

辣

辣盧達切

藁

藁與藁同

懃

懃與藁同

病也

浮渡

居士

吳用

先施

貴刻

南海寄歸內法傳第一卷

計字一萬五百二

萬曆辛亥歲季冬月

徑山寂照庵識

萬曆辛亥歲季冬月

徑山寂照庵識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計字一萬五百二

萬曆辛亥歲季冬月

徑山寂照庵識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計字一萬五百二

萬曆辛亥歲季冬月

徑山寂照庵識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唐三藏沙門義淨撰

十衣食所須

察夫有待累形假衣食而始濟無生妙智託滅理而
方興若其受用乖儀便招步步之罪澄心失軌遂致
念念之迷爲此於受用中求脫者順聖言而受用在
澄心處習理者符先教以澄心卽須俯視生涯是迷
生之牢獄仰睎寂岸爲悟寂之虛關方可儀法舟於
苦津秉慧炬於長夜矣然於所著衣服之制飲食之
儀若持犯眴然律有成則初學之輩亦識重輕此則

得失局在別人固乃無煩商榷自有現違律檢而將
爲指南或可習俗生常謂其無過或道佛生西國彼
出家者依西國之形儀我任東川離俗者習東川之
軌則詎能移神州之雅服受印度之殊風者聊爲此
徒粗銓衡也凡是衣服之儀斯乃出家綱要理須具
題其製豈得輕而略諸且如法衆三衣五天並皆刺
葉獨唯東夏開而不縫親問北方諸國行四分律處
俱同刺葉全無開者西方若得神州法服縫合乃披
諸部律文皆云刺合然而充身六物自有嚴條十三
資具廣如律說言六物者一僧伽胝譯爲覆衣二唄咄囉

僧伽

譯爲上衣

三安坦婆娑

譯爲內衣此之三衣皆名支伐羅北方諸國多名法衣爲

袈裟乃是赤色之義非律文典語

四波咄囉

鉢也五尼師但那坐卧也

鉢里薩囉伐拏

濾水羅也受戒之時要須具斯六物也

十三資具者一

僧伽胝二唄咄囉僧伽三安坦婆娑四尼師但那五

裙六副裙七僧脚崎

掩腋衣也

八副僧脚崎九拭身巾十

拭面巾十一剃髮衣十二覆瘡疥衣十三藥資具衣

頌曰

三衣并坐具 裙兩帔有雙 身面巾剃髮
遮瘡藥具衣

十三種衣出家開畜既有定格卽須順教用之不比

自餘所有長物此之十三咸須別牒其事點淨守持
隨得隨持無勞總足餘外長衣量事分別若氈褥毯
席之流但須作其委付他心而受用也有云三衣什
物者蓋是譯者之意離爲二處不依梵本別道三衣
折開十物然其十數不能的委致使猜卜皆悉憑虛
訓什爲雜未符先旨其藥具衣佛制畜者計當用絹
可二丈許或可一疋旣而病起無恒卒求難濟爲此
制畜可預備之病時所須無宜輒用然修行利生之
門義在存乎通濟旣而根有三等不可局爲一途四
依四作十三杜多制准上行畜房受施十三資具蓋

兼中下遂使少欲者無盈長之過多求者亡闕事之
咎大哉慈父巧應根機善誘人天稱調御者而云供
身百一四部未見律文雖復經有其言故是別時之
意且如多事俗徒家具尚不盈五十豈容省緣釋子
翻乃過其百數准驗道理通塞可知

凡論絕絹乃是聖開何事强遮徒爲節目斷之以意
欲省招繁五天四部並皆著用詎可棄易求之絹絕
覓難得之細布妨道之極其在斯乎非制強制卽其
類也遂使好事持律之者增已慢而輕餘無求省欲
之實內起慚而外慙斯乃遮身長道亦復何事云云

而彼意者將爲害命處來傷慈之極悲愍含識理可絕之若爾者著衣啖食緣多損生螻蛄曾不寄心蠶蠶一何見念若其總護者遂使存身靡託投命何因以理推徵此不然也而有不啖酥酪不履皮鞋不著絲綿同斯類矣凡論殺者先以故意斷彼命根方成業道必匪故思佛言無犯三處清淨判在亡愆設乖斯旨但招輕過無殺心故因乃極成猶若受餘喻便彰著因喻既其明白無過衣宗自顯三支道理且已皎然况復金口自言何勞更爲穿鑿遂使五百之疑出於作者之筆三豕之謬傳乎信受之言若其目乞

生繭目驗損蟲斯則俗士尚不應行何況情希出離引斯爲證深成未可若有施主淨意持來卽須唱隨喜以受之用資身而育德實無過也五天法服任刺任縫衣縷不問縱橫爲日無過三五計絹一疋作得七條五條內葉三指外緣一寸外緣有刺三道內葉悉皆縫合充事表儀亦何假精妙若著納衣者意存省事或拾遺於糞聚或取棄於屍林隨得隨縫用祛寒暑耳而有說云律中卧具卽是三衣見制野蠶便生異意刺謂法衣非絹遂卽覓布慙慙寧委本文元來是褥高世耶乃是蠶名作絹還受斯號體是貴物

制不聽用作褥之法有其兩種或縫之作袋貯毛在中或可用絲織成卽是氈氍之類其褥樣闊二肘長四肘厚薄隨時自乞乃遮他施無罪全不許用大事嚴科此諸敷具非三衣也又復律云正命謂是口腹爲先耕墾須得其宜種植無違教網應法食用不生其罪始曰立身能長其福依如律教僧家作田須共淨人爲其分數或可共餘人戶咸並六分抽一僧但給牛與地諸事皆悉不知或可分數量時斟酌西方諸寺多並如是或有貪婪不爲分數自使奴婢躬檢營農護戒苾芻不瞰其食意者以其僧自經理邪命

養身驅使傭人非瞋不可壞種墾地蟲蟻多傷日食不過一升誰復能當百罪是以耿介之士疾其事繁攜瓶挾鉢棄之長驚獨坐靜林之野懼與鳥鹿爲儔絕名利之誼鄙修涅槃之寂滅若爲衆家經求取利是律所聽墾土害命教門不許損蟲妨業寧復過此有罪邪生之十頃著作則不見爲疎條無過正行之三衣遠復幾勞於文墨嗚呼可爲信者說難與疑者言由恐傳法之家尚懷固執耳初至耽摩立底國寺院之外有一方地忽見家人取菜分爲三分與僧一分自取兩歸未解其故問大乘燈師曰斯何意焉答

曰此寺僧徒並多戒行自爲種植大聖所遮是以租地與他分苗而食方爲正命省緣自活無其耕墾溉灌殺生之罪矣又見知事苾芻晨旦井邊觀水無蟲得用一日有命卽須羅濾又見但是外人取與下至一莖菜並須問衆方用又見寺內不立綱維但有事來合衆量許若緣獨意處斷隨情損益僧徒不遵衆望者此名俱羅鉢底衆共驅之又見尼入僧寺白乃方前僧向尼坊問而後進若出寺外兩人方去必有緣須至俗舍者白衆許已四人共去又見每月四齋之日合寺大衆晡後咸集俱聽寺制遵而奉行深生

敬仰又見有一小師遣其童子將米二升送與家人婦女情涉曲私有人告衆喚來對勘三皆承引雖無惡事而自負慙心卽出寺門棄名長去師遣餘人送彼衣物但是衆法共遵未勞官制又見婦人入寺不進房中廊下共語暫時便去又見寺內有一苾芻名曷羅尸羅蜜恒羅于時年可三十操行不羣名稱高遠一日誦寶積經有七百頌開內典之三藏洞俗言之四明東聖方處推爲上首自從受具女人曾不面言母姊設來出觀而已當時問曰斯非聖教何爲然乎答曰我性多染非此不杜其源雖復不是聖遮防

邪亦復何爽又見多聞大德或可一藏精研衆給上房亦與淨人供使講說尋常放免僧事出多乘輿鞍畜不騎又見客僧創來入寺於五日內和衆與其好食冀令解息後乃僧常若是好人和僧請住准其夏歲卧具是資無學識則一體常僧具多聞乃准前安置名挂僧籍同舊任人矣又見好心來至具問因由如來出家 and 僧剃髮名字不干王籍衆僧自有部書後若破戒行非鳴犍椎而驅遣爲此衆僧自相檢察起過難爲萌漸于時歎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寧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鑒斯正則此

乃或是寺家衆制或是別行要心餘並著在律文末代住持極要此皆是耽摩立底跋羅訶寺之法式也其那爛陀寺法乃更嚴遂使僧徒數出三千封邑則村餘二百並積代君王之所奉施紹隆不絕非律而誰者哉亦未見有俗官乃當衙正坐僧徒爲行側立欺輕呼喚不異凡流送故迎新幾倦途路若點檢不到則走赴公門求命曹司無問寒暑夫出家之人本爲情希離俗捨五畏之危道遵八正之平衢豈有反更驅馳重嬰羅網欲求簡寂寧能遂意可謂全乖解脫不順蕭然者乎理須二六杜多十三資具隨緣濟

命蕩除業習報師僧父母之鴻澤酬天龍帝王之深
慈斯則雅順調御之儀善愜策修之路因論護命之
事且復言其現行願諸大德勿嫌煩重耳

然四部之殊以著裙表異一切有部則兩邊向外雙
襪大衆部則右裙感在左邊向內插之不令其墮西
方婦女著裙與大衆部無別上座正量制亦同斯但
以向外直翻傷插爲異腰條之製亦復不殊尼則准
部如僧全無別體且如神州祇支偏袒覆膊方裙禪
袴袍襦咸乖本制何但同袖及以連脊至於披著不
稱律儀服用並皆得罪頗有著至西方人皆共笑懷

慙內恥裂充雜用此卽皆是非法衣服也若默而不
說知者無由如欲直言復恐聞者見怨是以杼軸於
短懷沉吟於進退願智者詳察識衣服之本儀也又
西方俗侶官人貴勝所著衣服唯有白氎一雙貧賤
之流只有一布出家法衆但畜三衣六物樂盈長者
方用十三資具東夏不許同袖及連脊衣者蓋是自
習東川妄談西國耳卽如贍部洲中及諸邊海人物
衣服可略言之且從莫訶菩提東至臨邑有二十餘
國正當驪州南界也西南至海北齊羯濕彌羅并南
海中有十餘國及師子洲並著二敢曼矣旣無腰帶

亦不裁縫直是闊布兩尋繞腰下抹西天之外大海
邊隅有波刺斯及多氏國並著衫袴裸國則迴無衣
服男女咸皆赤體從羯濕彌羅已去及速利諸胡土
蕃突厥大途相似不著敢曼氍裘是務少有劫貝時
存著者以其寒地衫袴是常卽此諸國之中唯波刺
斯及裸國土蕃突厥元無佛法餘皆遵奉而於衫袴
之鄉咸不洗淨由是五天之地自恃清高也然其風
流儒雅禮節逢迎食噉淳濃仁義豐贍其唯東夏餘
莫能加但以食不護淨便利不洗不嚼楊枝事殊西
域而有現著非法衣服將爲無過引彼略教文云此

方不淨餘方清淨得行無罪者斯乃譯者之謬意不
然矣具如別處若爾神州苾芻除三衣外並非聖儀
旣其有犯理難服用者且如西方煖地單布自可終
年雪嶺寒鄉欲遣若爲存濟身安業進聖有誠言苦
體勞動乃外道教去取之理其欲如何然聖開立播
之服通被寒鄉斯乃足得養身亦復何成妨道梵云
立播者譯爲裹腹衣其所製儀略陳形樣卽是去其
正背直取偏袒一邊不應著袖唯須一幅纔穿得手
肩袖不寬著在左邊無宜闊大右邊交帶勿使風侵
多貯綿絮事須厚煖亦有右邊刺合貫頭紐腋斯其

本制目驗西方有胡地僧來多見攜著那爛陀處不
覩斯衣良由國熱人咸不用准斯開意直爲寒鄉考
其偏袒正背元是踵斯而作剩加右畔失本威儀非
制自爲定招越法至如立播抱腹自免嚴寒厚帔通
披足遮隆凍形像之處禮佛對尊露膊是恒掩便獲
罪然則出家省事冬月居房炭火隨時詎勞多服必
有病緣要須著者臨時處斷勿使乖儀然而東夏寒
嚴劈裂身體若不煥服交見羸亡旣爲難緣理須弘
濟方裙偏袒形簡俗流准立播衣寒冬暫著知非本
制爲命權開如車置油内生慙厚必其不著極是佳
事自餘袍袴禪衫之類咸悉決須遮斷嚴寒旣謝卽
是不合攬身而復更著偏衫實非開限斯則去繁得
要仰順聖情自隨乍可一身傳授恐爲誤衆如能改
斯故轍務軌新蹤者卽可謂蟬聯少室架鷲峰而並
峻櫛比王舍通帝鄉而共圍鴻河則合泚於文池細
柳乃同暉於覺樹變桑田而騰茂盡劫石而揚輝誠
可嗟矣誠可務哉但佛日旣沉教留後季行之則大
師對面背教則衆過現前故經云若能奉戒則我存
無異或云舊來上德並悉不言今日後人何事移則
固不然矣依法匪人教有弘說考之律藏衣食無罪

者方可取也非知之難行之爲難聞若不行導者寧過重曰

含生之類

衣食是先

斯爲枷鎖

控制生田

奉聖言則

出離蕭然

任自意乃

罪累相牽

智者須墮

事在目前

如玉處泥

若水居蓮

八風既離

五怖寧纏

衣纔蔽體

食但支懸

專求解脫

不願人天

杜多畢命

拯物窮年

棄九門之虛僞

希十地之圓堅

合受施於五百

爲福利於三千

十一著衣法式

其著法衣及施衲紐法式依律陳之可取五肘之衣疊作三襪其肩頭疊處去緣四五指許安其方帖可方五指周刺四邊當中以錐穿爲小孔用安衣衲其衲或條或帛麤細如衫衲相似可長兩指結作同心餘者截却將衲穿孔向外牽出十字交繫便成兩衲內紐此中其胷前疊處緣邊安紐亦如衫紐卽其法也先呈本制略准大綱若欲妙體其法終須對面而授衣之下畔衲紐亦施隨意倒披是聖開許兩頭去

角可八指許各施一帕一紐此爲食時所須反禪臂前紐使相合此成要也凡在寺內或時對衆必無帶紐及籠肩披法若向外遊行并入俗舍方須帶紐餘時但可搭肩而已屏私執務隨意反抄若對尊容事須齊整以衣右角寬搭左肩垂之背後勿安肘上若欲帶紐卽須通肩披已將紐內帕廻向肩後勿令其脫以角搭肩衣便繞頸雙手下出一角前垂阿育王像正當其式出行執傘形儀可愛卽是依教齊整著上衣也其傘可用竹織之薄如竹簞一重便得大小隨情寬二三尺頂中複作擬施其柄其柄長短量如蓋闊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織葦爲之或如藤帽之流夾紙亦成牢矣神州雖不先行爲之亦是其要驟雨則不霑衣服赫熱則實可招涼旣依律而益身擎之固亦無損斯等所論要事益多並神州不行袈裟角垂正當象鼻梵僧縱至皆亦雷同良爲絹滑墮肩遂令正則訛替後唐三藏來傳搭肩法然而古德嫌者尚多黨舊之迷在處皆有其三衣若安短紐而截長條則違教之愆現免著橫裙而去腰緣乃針線之勞交息所有瓶鉢各挂兩肩纔至腋下不合交絡其襟不長但容穿膊而已若交絡胸前令人氣急元非本

制卽不可行鉢帑之儀如下當辨北方速利諸人多
行交絡隨方變改實非佛制設有餘衣長搭肩上然
後通披覆其衣鉢若其向寺及詣俗家要至房舍安
置傘蓋方始解紐挂其衣鉢房前壁上多置象牙勿
使臨時安物無處餘同第二十六客舊相遇章說也
然其薄絹爲袈裟者多滑不肯著肩禮拜之時遂便
落地任取不墮物爲之絕紬白氎卽其要也其僧脚
崎衣卽是覆膊更加一肘始合本儀其披著法應出
右肩交搭左膊房中恒著唯此與裙出外禮尊任加
餘服其著裙法式聊陳大況卽如有部裙製橫五肘

豎兩肘絕絹及布隨有作之西國並悉單爲神州任
情複作橫豎隨意繞身旣訖擡使過臍右手牽其左
邊上角在內牽向腰之右邊左邊上裾取外邊而掩
左畔

近右手邊爲右裾
近左手邊爲左裾

兩手二畔舉使正平中間矗

直卽成三禪後以兩手各蹙至腰俱將三疊向後掩
之兩角各擡三指俱插向脊使下入腰間可三指許
斯則縱未繫條亦乃著身不落後以腰條長五肘許
鉤取正中舉向臍下抹裙上緣向後雙排交度前抽
傍牽左右各以一手牢壓兩邊纏彼兩條可令三度
有長割却少則更添條帶之頭不合緝綵斯謂圓整

著裙成薩婆多之部別鉢履曼荼羅著泥婆娑卽其真也譯爲圓整著裙矣其條闊如指面則靴條轆帶之流或方或圓雙亦無損麻繩之流律文不許凡踞坐小牀及拈之時牽裙上裙下角急抹裙緣摩於胯下但掩雙膝露脛無傷高須上蓋臍輪下至踝上四指斯乃俗舍之儀若在寺中半牀亦得此之劑限佛自親制非是人意輒爲高下寧合故違教旨自順凡情所著裙衣長伸拂地一則損信心之淨施二乃慢大師之格言設若慙慙誰能見用萬人之內頗一存心西國裙衣並皆橫著彼方白氎幅寬二肘若其半

故貧者難求卽須縫兩頭令相合割內開以充事此著衣儀律文具有其制但且略陳綱要細論非面不可

又凡是出家衣服皆可染作乾陀或爲地黃黃屑或復荊蘘黃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量色淺深要而省事或復單用棗心或赤土赤石或棠梨土紫一染至破亦何事求餘而桑斂青綠正是遮條真紫褐色西方不著鞋履之屬自有成教長靴線鞋全爲非法彩繡文章之物佛皆制斷如皮革事中具說焉

十二尼衣喪制

東夏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多並乖儀准如律說尼有五衣一僧伽知二唄咀羅僧伽三安咀婆娑四僧脚崎五裙四衣儀軌與大僧不殊唯裙片有別處梵云俱蘇洛迦譯爲篇衣以其兩頭縫合形如小篇也長四肘寬二肘上可蓋臍下至踝上四指著時入內擡使過臍各處兩邊雙排摩脊繫條之法量與僧同胷腋之間迴無繫抹假令少壯或復衰年乳高內起誠在無過豈得羞人不窺教檢漫爲儀飾著脫招愆臨終之時罪如濛雨萬中有一時復能改然其出

外及在僧前并向俗家受他請食袈裟繞頸覆身不合解其肩紐不露胷臆下出手餐祇支偏袒衫袴之流大聖親遮無宜服用南海諸國尼衆別著一衣雖復制匪西方共名僧脚崎服長二肘寬二肘兩頭縫合留一尺許角頭刺著一寸舉上穿膊貫頭拔出右肩更無腰帶掩腋蓋乳下齊過膝若欲此服著亦無傷線則唯費兩條彌堪掩障形醜若不樂者即可還須同大苾芻著僧脚崎服其寺內房中俱蘇洛迦及僧脚崎兩事便足

准檢梵本無覆肩衣各卽是僧脚崎衣此乃祇支之本號既不道裙

多是傳譯參差

應捨違法之服著順教之衣僧脚崎取一幅

半或絹或布可長四肘五肘如披五條反搭肩上卽其儀也若向餘處須好覆形如在屏房袒膊非事春夏之節此可充軀秋冬之時任情煖著擎鉢乞食足得養身雖曰女人有丈夫志豈容恒營機杼作諸雜業廣爲衣服十重五重禪誦曾不致心驅驅鎮惱情志同俗粧飾不顧戒經宜可門徒共相檢察西國尼衆斯事全無並皆乞食資身居貧守素而已若爾出家尼衆利養全稀所在居寺多無衆食若不隨分經營活命無路輒違律教便爽聖心進退兩途如何折中身安道盛可不詳聞答本契出家情希解脫絕三株之害種偃四瀑之洪流宜應畢志杜多除苦樂之邪徑敦心少欲務閑寂之真途奉戒昏旦斯卽道隆豈念身安將爲稱理若能守律決鍊貞疎則龍鬼天人自然遵敬何憂不活徒事辛苦至如五衣瓶鉢足得全軀一口小房彌堪養命簡人事省門徒若玉處泥如蓮在水雖云下衆實智等上人矣又復死喪之際僧尼漫設禮儀或復與俗同哀將爲孝子或房設靈几用作供尊或披黻布而乖恒或留長髮而異則或拄哭杖或寢苦廬斯等咸非教儀不行無過理應爲其亡者淨飾一房或可隨時權施蓋

慢讀經念佛具設香華冀使亡覓託生善處方成孝
子始是報恩豈可泣血三年將爲賽德不餐七日始
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結塵勞更嬰枷鎖從闇入闇不
悟緣起之三節從死趣死詎證圓成之十地歟然依
佛教苾芻亡者觀之決死當日輿向燒處尋卽以火
焚之當燒之時親友咸萃在一邊坐或結草爲座或
聚土作臺或置輓石以充坐物令一能者誦無常經
半紙一紙勿令疲久

其經別錄附去

然後各念無常還歸住

處寺外池內連衣並浴其無池處就井洗身皆用故
衣不損新服別著乾者然後歸房地以牛糞淨塗餘

事並皆如故衣服之儀曾無片別或有收其設利羅
爲亡人作塔名爲俱擲形如小塔上無輪蓋然塔有
凡聖之別如律中廣論豈容棄釋父之聖教逐周公
之俗禮號咷數月布服三年者哉曾聞有靈裕法師
不爲舉發不著孝衣追念先亡爲修福業京洛諸師
亦有遵斯轍者或人以爲非孝寧知更符律旨

十三結淨地法

有五種淨地一起心作二共印持三如牛卧四故廢
處五秉法作起心作者初造寺時定基石已若一苾
芻爲檢校人者應起如是心於此一寺或可一房爲

僧當作淨廚也共印持者定寺基時若但三人者應一苾芻告餘苾芻言諸具壽皆可用心印定此處於此一寺或可一房爲僧作淨廚第二第三應如是說言如牛卧者其寺屋舍猶如牛卧房門無有定所縱使元不作法此處卽成其淨言故廢處者謂是經久僧捨廢處如重來者至舊觸處便爲淨也

然此不得經宿卽須

作法也

言秉法作者謂秉白二羯磨結界也文如百一

羯磨中說如前五種作淨法已佛言令諸苾芻得二種安樂一在內煮在外貯二在外煮在內貯並無過也檢驗四部衆僧目見當今行事并復詳觀律旨大

同如此立淨但未作淨之前若共飲食同界宿者咸有煮宿之過旣其加法雖共界宿無煮宿之罪斯其教也言一寺者總唱住處以爲淨廚房房之內生熟皆貯如其不聽內宿豈可遣僧出外而住一則僧不護宿二乃貯畜無愆西國相承皆總結一寺爲淨廚也若欲局取一邊並在開限不同神州律師見矣且如未結衣界離宿招愆僧若結已離便無失淨廚亦爾旣其聖許勿滯凡情又復護衣之法界有樹等不同但護界分意非防女淨人來入廚內豈得卽是村收假令身入村坊持衣元不護女維那持衣檢校斯

亦漫爲傷急矣

十四五衆安居

若前安居謂五月黑月一日後安居則六月黑月一日唯斯兩日合作安居於此中間文無許處至八月半是前夏了至九月半是後夏了此時法俗盛興供養從八月半已後名歌栗底迦月江南迦提設會正是前夏了時八月十六日卽是張羯絺那衣日斯其古法又律文云凡在夏內有如法緣須受日者隨有多少緣來卽須准日而受一宿事至受其一日如是至七皆對別人更有緣來律遣重請而去如過七日齊八日已去乃至四十夜中間羯磨受八日等去然不得過半夏在外而宿爲此但聽四十夜矣必有病緣及諸難事須向餘處雖不受日不破安居出家五衆旣作安居下衆有緣囑授而去未至夏前預分房舍上座取其好者以次分使至終那爛陀寺現行斯法大衆年年每分房舍世尊親教深爲利益一則除其我執二乃普護僧房出家之衆理宜須作然江左諸寺時有分寺斯乃古德相傳尚行其法豈容住得一院將爲已有不觀合不合遂至盡形良由上代不行致使後人失法若能准教分者誠有深益

十五隨意成規

凡夏罷歲終之時此日應名隨意卽是隨他於三事之中任意舉發說罪除愆之義舊云自恣者是義翻也必須於十四日夜請一經師升高座誦佛經于時俗士雲奔法徒霧集然燈續明香華供養明朝總出旛蓋縈羅飄揚蔽日名爲三摩近離譯爲和集凡大齋日悉皆如是卽是神州行城法也禺中始還入寺日午方爲大齋過午咸集各取鮮茅可一把許手執足蹈作隨意事先乃苾芻後方尼衆次下三衆若其衆大恐延時者應差多人分受隨意被他舉罪則准法說除當此時也或俗人行施或衆僧自爲所有施物將至衆前其五德應問上座云此物得與衆僧爲隨意物不上座等答云得所有衣服刀子針錐之流受已均分斯其教也此日所以奉刀針者意求聰明利智也隨意旣訖任各東西卽是坐夏已周無勞更經一宿廣如餘處此不詳言言說罪者意欲陳罪說已先愆改往修來至誠懇責半月半月爲褒灑陀朝朝暮暮憶所犯罪褒灑是長養義陀是淨義意明長養淨餘破戒之過昔云布薩者訛也初篇若犯事不可治第二有違人須二十若作輕

過對不同者而除悔之梵云阿鉢底鉢喇底提舍那
阿鉢底者罪過也鉢喇底提舍那卽對他說也說已
之非冀令清淨自須各依局分則罪滅可期若總相
談愆非律所許舊云懺悔非關說罪何者懺摩乃是
西音自當忍義悔乃東夏之字追悔爲自悔之與忍
迥不相干若的依梵本諸除罪時應云至心說罪以
斯詳察翻懺摩爲追悔似罕由來西國之人但有觸
誤及身錯相觸著無問大小大者垂手相向小者合
掌虔恭或可撫身或時執膊口云懺摩意是請恕願
勿瞋責律中就他致謝卽說懺摩之言必若自己陳
罪乃云提舍那矣恐懷後滯用啓先迷雖可習俗久
成而事須依本梵云鉢刺婆刺拏譯爲隨意亦是飽
足義亦是隨他人意舉其所犯

十六匙筴合否

西方食法唯用右手必有病故開聽畜匙其筴則五
天所不聞四部亦未見而獨東夏共有斯事俗徒自
是舊法僧侶隨情用否筴旣不聽不遮卽是當乎略
敎用時衆無譏議東夏卽可行焉若執俗有嗤嫌西
土元不合捉略敎之旨斯其事焉

十七知時而禮

夫禮敬之法須合其儀若不順教則平地顛蹶故佛言有二種汙觸不應受禮亦不禮他若違教者拜拜皆招惡作之罪何謂二汙一是飲食汙謂若食噉一切諸物下至吞嚙一片之藥若不漱口洗手已來並不合受禮禮他若飲漿或水乃至茶蜜等湯及酥糖之類若未漱口洗手禮同前犯二是不淨汙謂大小行來身未洗淨及未洗手漱口或身或衣被便利不淨涕唾等汙未淨已來若旦起未嚙齒木禮同前犯又於大眾聚集齋會之次合掌卽是致敬故亦不勞全禮禮便違教或近鬧處或不淨地或途路中禮亦同犯斯等諸事並有律文但爲日久相承地居寒國欲求順教事亦難爲莫不引同多以自慰詎肯留心於小罪耳

十八便利之事

便利之事略出其儀下著洗浴之裙上披僧脚崎服次取觸瓶添水令滿持將上廁閉戶遮身土須二七塊在其廁外於甕石上或小版上而安置之其甕版量長一肘闊半肘其土碎之爲末列作兩行一一別聚更安一塊復將三丸入於廁內安在一邊一將拭體一用洗身洗身之法須將左手先以水洗後兼土

淨餘有一丸麤且一遍洗其左手若有籌片持入亦佳如其用罷須擲廁外必用故紙可棄廁中既洗淨了方以右手牽下其衣瓶安置一邊右手撥開傍居還將右手提瓶而出或以左臂抱瓶拳其左手可用右手關戶而去就彼土處蹲坐一邊若須坐物隨時量處置瓶左胫之上可以左臂向下壓之先取近身一七塊土別別洗其左手後用餘七一一兩手俱淨其磚木上必須淨洗餘有一丸將洗瓶器次洗臂脰及足並令清潔然後隨情而去此瓶之水不入口脣重至房中以淨瓶水漱口若其事至觸此瓶者還須洗手漱口方可執餘器具斯乃大便之儀麤說如此必其省事咸任自爲幸有供人使洗非過小便則一二之土可用洗手洗身此卽清淨之先爲敬基本或人將爲小事律教乃有大呵若不洗淨不合坐僧牀亦不應禮三寶此是身子伏外道法佛因總制苾芻修之則奉律福生不作乃違教招罪斯則東夏不傳其來尚矣設令啓示遂起嫌心卽道大乘虛通何淨何穢腹中恒滿外洗寧益詎知輕欺教檢誣罔聖心受禮禮他俱招罪過著衣噉食天神共嫌若不洗淨五天同笑所至之處人皆見譏弘紹之賓特宜傳教

既而厭俗離塵捨家趣非家卽須慇懃用釋父之言
何得睚眦於毗尼之說如其不信幸可依此洗之五
六日間便知不洗之過然而寒冬之月須作煖湯自
外三時事便隨意然有筒槽帛拂非本律文或有舍
水將去亦乖淨法凡是僧坊先須淨治廁處若自無
力教化爲之供十方僧理通凡聖無多所費斯其要
焉是淨方業固非虛矣理須大槽可受一兩石貯土
令滿置在圍邊大衆必無私房可畜若卒無水瓶許
用瓷瓦等鉢盛水將入安在一邊右手澆洗亦無傷
也江淮地下瓮廁者多不可於斯卽爲洗淨宜應別
作洗處水流通出爲善且如汾州抱腹岱岳靈巖荆
府玉泉楊州白塔圍廁之所頗傳其法然而安置水
土片有闕如向使早有人教行法亦不殊王舍斯乃
先賢之落漠豈是後進之蒙籠者哉然其廁內貯土
置甕並須安穩勿令闕事添甕之罐著柴爲佳如畜
君持准前爲矣銅甕插蓋而口寬元來不中洗淨若
其腹邊別爲一孔頂上以錫錮之高出尖臺中安小
孔此亦權當時須也重曰

載勞紙筆幾致慇懃順流從諫冀有其人大聖旣雙
林而寂體羅漢亦五印而灰身遺餘法教影響斯晨

行寄捐生之侶與由棄俗之賓捨渾渾之煩濁慕皎皎之清塵外垢與內惑而俱喪上結共下縛而同湮蕭條其跡爽亮其神四儀無累三尊是親既不被生人之所笑豈復怖死王之見瞋利九居而軫念成三代之芳因幸希萬一而能改亦寧辭二紀之艱辛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音釋

艤

魚豈切整船向岸也

晒

兵永切明也

蝻

余隴切蠶所化者

焚

盧含切貪也

遠

委

阮羽二切

泚

此禮切水清也

摩

益涉切按也

緝

而容切

踝

胡瓦切腿兩旁也

踰

市交切踰陽也

藥

博陌切

箒

市緣切竹器

黦

七感切青黑色

咷

徒刀切哭

七

睚

睚五佳切睚士介切睚目相視貌

錮

古慕切鑄塞之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貴刻
南海寄歸內法傳第二卷
計字九千三百一
十三箇該銀四兩六錢五分六厘
真州釋道一對金陵丘義民書上元許一科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一月徑山寂照庵識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唐三藏沙門義淨撰

十九受戒軌則

西國出家軌儀咸悉具有聖制廣如百一羯磨此但略指方隅諸有發心欲出家者隨情所樂到一師邊陳其本意師乃方便問其難事謂非害父母等難事既無許言攝受既攝受已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爲授五種學處名鄔波索迦自此之前非七衆數此是創入佛法之基也師次爲辦縵條僧脚崎及下裙等并鉢濾羅方爲白僧陳出家事僧衆許已爲請阿

遮利耶可於屏處令剃頭入爲除鬚髮方適寒溫教其洗浴師乃爲著下裙方便檢察非黃門等次與上衣令頂戴受著法衣已授與鉢器是名出家次於本師前阿遮利耶授與十學處或時聞誦或可讀文旣受戒已名室羅末尼羅

譯爲求寂言欲求趣涅槃圓寂之處舊云沙彌者言略而

音訛翻作息慈意准而無據也

威儀節度請教白事與進具者體無二准但於律藏十二無犯其正學女片有差降

十二者何一不分別衣二離衣宿三觸火四足食五害生種六青草上棄不淨七輒上高樹八觸寶九食殘宿食十壞地十一不受食十二損生苗斯之十二兩小非過其正學女後五便犯此下三衆咸制安居其六法六隨法如餘處說能如是者方成應法是五衆收堪銷物利豈有旣出家後師主不授十戒悉其毀破大戒不成此則妄負求寂之名虛抱出家之稱似懷片利寧知大損經云雖未受十戒墮僧數者乃是權開一席豈得執作長時又神州出家皆由公度旣蒙落髮遂乃權依一師師主本不問其一遮弟子亦何曾請其十戒未進具來恣情造罪至受具日令入道場律儀曾不預教臨時詎肯調順住持之道固

不燃矣既不合銷常住受施負債何疑理應依教而爲濟脫凡蒙公度者皆須預請一師師乃先問難事若清淨者爲受五戒後觀落髮授縵條衣令受十戒法式既閑年歲又滿欲受具戒師乃觀其意志能奉持者卽可爲辦六物并爲請餘九人或入小壇或居大界或自然界俱得秉法然壇場之內或用衆家褥席或可人人自將坐物略辦香華不在營費其受戒者教令三遍一一禮僧或時近前兩手執足此二皆是聖教禮敬之儀亦既禮已教其乞戒既三乞已本師對衆爲受衣鉢其鉢必須持以巡行普呈大衆如

合樣者大衆人人咸云好鉢如不言者招越法罪然

後依法爲受其羯磨師執文而讀或時暗誦俱是聖

開既受戒已名鄔波三鉢那

鄔波是近三鉢那是圓謂涅槃也今受大戒卽

是親近涅槃舊云具足者言其況意

然羯磨亦竟急須量影記五時之

別其量影法預取一木條如細箸許可長一肘折其

一頭四指令豎如曲尺形勿使相離豎箸日中餘杖

布地令其豎影與卧杖相當方以四指量其卧影滿

一四指名一布路沙乃至多布路沙或一布路沙餘

一指半指或但有一指等如是加減可以意測

言布路沙

者譯爲人也所以四指之影名一人者卽是四指豎杖影長四指之時此人立在中影量與身量相似

其八指遂與身量兩影相似斯據中人未必皆爾自餘長短義可准之然須道其食前食後若天陰及夜卽須准酌而言之若依神州法者或可豎尺日中量影長短或復記其十二辰數言五時者旣而方域異儀月數離合自非指事難以委知一謂冬時有四月從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二謂春時亦有四月從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三謂雨時但有一月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四謂終時唯一日一夜謂六月十六日晝夜五是長時從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此乃獨於律教中佛制如是次第明有密意也若依方俗或作三時四時六時如餘處說凡西方南海出家之人創相見者問云大德幾夏答云爾許若同夏者問在何時若時同者問得幾日若日同者問食前後同在食前方問其影影若有殊大小成異影若同者便無大小坐次則據其先至知事乃任彼前差向西方者必須問此不同支那記其月日而已然那爛陀寺多是長時明相纔出受其近圓意取同夏之中多爲最大卽當神州六月十七日明相纔出由不得後夏故此據西方坐夏之法若如五月十七日也若六月十六日夜將盡而受戒者則同夏之中最小由其得後夏故旣受戒已不行嚧施

若其師有爲辦少多或持腰條或濾水羅等奉臨壇者以表不空之心次卽本師爲指戒本令識罪相方敎誦戒旣其熟已誦大律藏日日誦過旦旦試之不恒受持恐損心力誦律藏了方學經論此是西方師資途轍雖復去聖懸遠然而此法未虧爲此二師喻之父母豈有欲受之時非常勞倦亦旣得已戒不開懷有始無終可惜之甚自有一會求受受已不重叅師不誦戒經不披律典虛霑法位自損損他若此之流成滅法者然西方行法受近圓已去名鐸曷擢譯爲師滿十夏名悉他薛擢譯爲得離依止而住又得爲

鄔波馱耶凡有書疏往還題云求寂某乙小苾芻某乙任位苾芻某乙若其學通內外德行高著者便云多聞苾芻某乙不可云僧某乙僧是僧伽目乎大衆寧容一已軌道四人西方無此法也凡爲親教師者要須任位滿足十夏秉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證人並無定年幾事須解律清淨中邊數滿律云非鄔波馱耶而喚爲鄔波馱耶非阿遮利耶喚爲阿遮利耶或翻此二及親斥鄔波馱耶名者皆得惡作之罪若有人問云爾親敎師其名何也或問汝誰弟子或可自有事至須說師名者皆應言我因事至說鄔波馱

耶名鄔波馱耶名某甲西國南海稱我不是慢詞設
令道汝亦非輕稱但欲別其彼此全無倨傲之心不
並神州將爲鄙惡若其嫌者改我爲今斯乃咸是聖
教宜可行之不得雷同無分皂白云爾

凡諸白衣諸苾芻所若專誦佛典情希落髮畢願緇
衣號爲童子或求外典無心出離名曰學生斯之二

流並須自食

西國僧寺多有學生來說苾芻習學外典一得驅馳給侍二乃教授好心既有

自利利他畜之非損必是杜多一鉢理則不勞若也有
片有供承亦成是要遣給齒木令其授食足應時須
不傷悲若餐常住聖教全遮必其於衆有勞准功亦

合餐食或是普通之食或可施主先心雖復噉食故

成無罪夫龍河影沒鷲嶺光收傳法羅漢能餘幾在
故論云大師眼閉證者隨亡煩惱增時應勤莫逸理
當諸德共作護持若逶隨而縱慢心欲遣人天何所
歸向

律云有秉羯磨我法未滅若不秉持我法便盡又云
戒任我住理非虛說既有深旨誠可敬歎重曰

大師影謝法將隨亡邪山峻峙惠燄墮綱重明佛日
寔委賢良若遵小徑誰弘大方幸垂通哲勉力宣揚
冀紹隆之無替傳永劫而彌芳彌芳伊何戒海揚波
此則教將滅而不滅行欲訛而不訛符正說於王舍

事無虧於逝多

二十洗浴隨時

夫論洗浴之法西國乃與東夏不同但以時節調和稍異餘處於十二月華果恒有不識冰雪薄有微霜雖復多暑亦非苦熱熱則身無痂子寒乃足無皴裂爲此人多洗沐體尚清淨每於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復所在之處極饒池水時人皆以穿池爲福若行一驛則望見三二十所或寬一畝五畝於其四邊種多羅樹高四五十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處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美異於餘者耶爛陀寺有十餘所大池每至晨時寺鳴捷椎令僧徒洗浴人皆自持浴裙或千或百俱出寺外散向諸池各爲澡浴其浴裙法以氎布長五肘闊肘半繞身使巾抽出舊裙廻兩頭令向前取左邊上角以右手牽向腰下令使近身併蹙右邊壓入臂內此謂著浴裙法卧時著裙其法亦爾欲出池時抖擻徐出勿令蟲著上岸法式廣如律辨若不向池寺中洗者著裙同此水遣人澆隨處隨時可爲障蔽世尊教爲浴室或作露地輒池或作去病藥湯或令油遍塗體夜夜油恒揩足朝朝頭上塗油明目去風深爲利益皆有聖教

不遑具述廣如律也又洗浴者並須饑時浴已方食有其二益一則身體清虛無諸垢穢二則痰癥消散能餐飲食飽食方洗醫明所諱故知飢沐飽浴之言未是通方之論若著三尺浴衣褊小形露或元不著赤體而浴者深乖教理也應用四幅洗裙遮身可愛非直奉遵聖教亦乃不愧人神餘之可不智者當悉夜浴尚不改容對人寧無掩蔽耳

二十一坐具觀身

禮拜數其坐具五天所不見行致敬起爲三禮四部罔窺其事凡爲禮者拜敷法式如別章所陳其坐具法割截爲之必須複作制令安葉度量不暇詳悉其所須者但擬眠卧之時護他氈席若用他物新故並須安替如其已物故則不須勿令汙染虧損信施非爲禮拜南海諸僧人持一布長三五尺疊若食巾禮拜用替膝頭行時搭在肩上西國苾芻來見咸皆莞爾而笑也

二十二卧息方法

西國房廷居人復多卧起之後牀皆舉榻或內置一邊或移安戶外牀闊二肘長四肘半褥席同然輕而不重然後牛糞乾揩其地令使清淨安置坐牀及木

枯小席等隨尊卑而坐如常作業所有資生之具並棚上安之其牀前並無以衣遮障之法其不合者自不合卧如其合者何事遮身其衆僧卧具必須安觀方合受用坐具意在於此如其不爾還招累背之辜聖有誠言不可不慎又復南海十島西國五天並皆不用木枕支頭神州獨有斯事其西方枕囊樣式其類相似取帛或布染色隨情縫爲直袋長一肘半寬半肘中間貯者隨處所出或可填毛或盛麻縑或蒲黃柳絮或木綿荻荅或輓葉乾苔或決明麻豆隨時冷熱量意高下斯乃取適安身實無堅強之患然爲木枕踈鞭頂下通風致使時人多苦頭疾然則方殊土別所翫不同聊述異聞行否隨好旣而煖物除風麻豆明目且能有益用成無爽又爲寒鄉凍頂多得傷寒冬月鼻流斯其過也適一時溫頂便無此患諺云凍頂溫足未必常可依之矣

又復僧房之內有安尊像或於牕上或故作龕食坐之時像前以布幔遮障朝朝洗沐每薦香華午午虔恭隨餐奉獻經箱格在一邊卧時方居別室南海諸洲法亦同此斯乃私房尋常禮敬之軌其寺家尊像並悉別有堂殿豈有像成已後終身更不洗拭自非

齋次寧容輒設踈餐由此言之同居亦復何損大師
在日尚許同居形像做真理當無妨西國相傳其來
久矣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經行直去直來唯遵一路隨時
適性勿居闊處一則痊痾二能銷食禺中日昃卽行
時也或可出寺長引或於廊下徐行若不爲之身多
病苦遂令脚腫肚腫臂疼膊疼但有瘕瘕不銷並是
端居所致必若能行此事實可資身長道故驚山覺
樹之下鹿苑王城之內及餘聖跡皆有世尊經行之

基耳闊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二肘餘壘輒作之上
乃石灰素作蓮華開勢高可二寸闊纔一尺有十四
五表聖足跡兩頭基上安小制底量與人齊或可內
設尊容爲釋迦立像若其右繞佛殿旋遊制底別爲
生福本欲虔恭經行乃是銷散之儀意在養身療病
舊云行道或曰經行則二事總包無分涇渭遂使調
適之事久闕東川經云觀樹經行親在金剛座側但
見真迹未覩圓基耳

二十四禮不相扶

禮拜之軌須依教爲進具若分影在前卽合受小者

之拜佛言有二種人合受禮拜一謂如來二大已苾芻斯則金口誠教何勞輒事謙下小者見大緩須伸敬唱畔睇而禮之大受小禮自可端拱而云痾路抵延也切是呪願彼令無病義耳如其不道彼此招愆隨立隨坐不改常式既其合受無容反敬斯乃五天僧徒之則也豈有小欲禮大先望大起大受小恭恐小嫌恨爲此則忽迫忽迫尊執卑而不聽稽首辛苦辛苦卑求敬而不能至地若不如此云乖禮數嗚呼虧聖教取人情敬受乖儀誠可深察延波旣久誰當偃諸

二十五師資之道

夫教授門徒紹隆之要若不存念則法滅可期事須慇懃無宜網漏律云每於晨旦先嚼齒木次可就師奉其齒木澡豆水巾敷置坐處令安隱已然後禮敬尊儀旋繞佛殿却就師處攝衣一禮更不重起合掌三叩雙膝踞地低頭合掌問云鄔波馱耶存念馱字音停

駕切既無正體借音言之鄔波是其親近波字長與中有阿字阿馱耶義當教讀言和尚者非也西方泥與博士皆名爲社斯非典語若依梵本經律之文咸云鄔波馱耶譯爲親教師北方諸國皆與和社致令傳譯習彼訛者

或問云阿遮利耶存念

譯爲軌範師是能教弟子法式之義先云阿闍梨訛也

我今請白不審鄔波馱耶宿夜安不四大平和不動

止輕利飲食銷不旦朝之餐可能進不斯則廣略隨時也師乃量身安不具答其事次於隣近比房住能禮其大者次讀少許經憶所先受日新月故無虧寸陰待至日小食時量身輕重請白方食何勞未曉覓粥忽忽不及白本師無由嚼齒木不暇觀蟲水豈容能洗淨寧知爲一盂之粥便違四種佛教訛替之本皆從此來願住持之家善應量處

前白事等此乃是阿離耶提舍教授之儀阿離耶譯爲聖提捨譯爲方卽名西國爲聖方矣以其賢聖繼軌人皆共稱或云未曉是中提捨是國獨喚聖方以爲西國西音許恪切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無別義西國若聞此名多皆不識宜喚西爲聖方斯成允當或有傳云印度說之爲月雖有

斯理未是通稱且如西國名大周爲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又復須知是五天之地皆曰婆羅門國北方速利總號胡疆不得雷同咸爲一喚耳

凡剃髮披縵條出家近圓已律云唯除五事不白自外一一皆須白師不白得罪五事者一嚼齒木二飲水三大便四小便五界中四十九尋內制底畔睇且如欲食白者須就師邊依禮拜法而白師云鄔波馱耶存念我今請白洗手洗器欲爲食事師云謹慎諸餘白事類此應知師乃量事度時與其進止知有多事便可一時併白若其解律五夏得離本師人間遊行進求餘業到處還須依止十夏旣滿依止方休大

聖恩勲意在於此如不解律依他盡形設無大者依小而住唯除禮拜餘並爲之豈得晨朝問安曾不依律隨有事至寧知白言或有旦暮兩時請其教誡雖復權伸訓誨律文意不如是何則白者不的其事答者何所商量白事之言故不然也但爲因循日久逐省誰肯勞煩必能准教奉行卽是任持不絕若將此以爲輕者餘更何成重哉故律文云寧作屠兒不授他具戒捨而不教也又西國相承事師之禮初夜後夜到其師所師乃先遣弟子安坐三藏之中隨時教授若事若理不令空過察其戒行勿使虧違知有所犯卽令治懺弟子方乃爲師案摩身體襪疊衣裳或時掃拭房庭觀蟲進水片有所作咸皆代爲斯則敬上之禮也若門徒有病卽皆躬自抱持湯藥所須憂同赤子然佛法綱紀以教誨爲首如輪王長子攝養不輕律有明言寧容致慢上言制底畔睇者或云制底畔彈那大師世尊旣涅槃後人天並集以火焚之衆聚香柴遂成大積卽名此處以爲制底是積聚義據從生理遂有制底之名又釋一想世尊衆德俱聚於此二乃積斲土而成之詳傳字義如是或名宰睹波義亦同此舊總云塔別道支提斯皆訛矣或可俱

是衆共了名不論其義西方釋名略有二種一有義名二無義名有義名者立名有由卽依名義而釋也名體一向相稱如釋善入之名者初依德跡卽是依義立名次云或共了知卽是不論其義但據世人共喚爲善入卽是無義之名畔睇者敬禮也凡欲出外禮拜尊像有人問云何所之適答曰我向某處制底畔睇凡禮拜者意在敬上自卑之儀也欲致敬時及有請白先整法衣搭左肩上擎衣左腋令使著身卽將左手向下掩攝衣之左畔右手隨所掩之衣裙旣至下邊卷衣向膝兩膝俱掩勿令身現背後衣緣急使近身掩攝衣裳莫遣垂地足跟雙豎脊須平直十指布地方始叩頭然其膝下迴無衣物復還合掌復還叩地慙慙致敬如是至三必也尋常一禮便能中間更無起義西國見爲三拜人皆怪之若恐額上有塵先須摩手令淨然後拭之次當拂去兩膝頭土整頓衣裳在一邊坐或可暫時竚立尊者卽宜賜坐必有呵責立亦無傷斯乃佛在世時迄乎末代師弟相傳于今不如經律云來至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邊坐不云敷坐具禮三拜在一邊立斯其教矣但尊老之處多座須安必有人來准儀而坐凡是坐者皆足

蹋地曾無帖膝之法也律云應先唄屈竹迦譯爲蹲居雙足履地兩膝皆豎攝斂衣服勿令垂地卽是持衣說淨常途軌式或對別人而說罪或向大眾而伸敬或被責而請忍或受具而禮僧皆同斯也或可雙膝著地平身合掌乃是香臺瞻仰讚歎之容矣然於牀上禮拜諸國所無或敷氈席亦不見有欲敬反慢豈成道理至如牀上席上平懷尚不致恭況禮尊師大師此事若爲安可西國講堂食堂之內元來不置大牀多設木牀并小牀子聽講食時用將踞坐斯其本法矣神州則大牀方坐其事久之雖可隨時設儀而本末之源須識

二十六客舊相遇

昔大師在日親爲教王客苾芻至自唱善來又復西方寺衆多爲制法凡見新來無論客舊及弟子門人舊人卽須迎前唱莎揭哆譯曰善來客乃尋聲卽云窣莎揭哆譯曰極善來如不說者一違寺制二准律有犯無問大小悉皆如此卽爲收取瓶鉢掛在壁牙隨處安坐令其憩息幼向屏處尊乃房前卑則敬上而執搦其脇後及遍身尊乃撫下而頻按其背不至胥足齊年之類事無間然旣解疲勞方澡手濯足次

就尊所伸其禮敬但爲一禮跪而按足尊遂乃展其右手撫彼肩背若別非經久手撫不爲師乃問其安不弟子隨事見答然後退在一邊恭敬而坐實無立法然西方軌則多坐小牀復皆露足東夏旣無斯事執足之禮不行經說人天來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卽其儀矣然後釋其時候供給湯飲酥蜜沙糖飲噉隨意或餘入漿並須羅濾澄清方飲如兼濁滓此定不開杏湯之流體是稠濁准依道理全非飲限律云凡漿淨濾色如黃荻此謂西國師弟門徒客舊相遇逢迎之禮豈有冒寒創至觸熱新來或遍體汗流或手足皆凍放却衣幘急事和南情狀匆忙深乖軌式師乃立之開問餘事誠哉太急將爲紹隆言和南者梵云畔睇或云畔憚南譯爲敬禮但爲採語不真喚和南矣不能移舊且道和南的取正音應云畔睇又道行衆集禮拜非儀合掌低頭口云畔睇故經云或復但合掌乃至小低頭卽是致敬也南人不審依稀合度向使改不審爲畔睇斯乃全同律教矣

二十七先體病源

前云量身輕重方餐小食者卽是觀四大之強弱也若其輕利便可如常所食必有異處則須視其起由

既得病源然後將息若覺輕健饑火內焚至小食時方始餐噉凡是平旦名痰瘕時宿食餘津積在胃膈尚未疎散食便成咎譬乎火燄起而投薪薪乃尋從火化若也火未著而安草草遂存而不焚夫小食者是聖別開若粥若飯量身乃食必也因粥能資道卽唯此而非餘若其要餅方長身旦食餅而無損凡有食噉令身不安者是與身爲病緣也不要頭痛卧牀方云是疾若餘藥不療醫人爲處須非時食佛言密處與之如異此流固非開限然西方五明論中其醫明日先當察聲色然後行入醫如不解斯妙求順反成違言入醫者一論所有諸瘡二論針刺首疾三論身患四論鬼瘴五論惡揭陀藥六論童子病七論長年方八論足身力言瘡事兼内外首疾但自在頭齊咽已下名爲身患鬼瘴謂是邪魅惡揭陀遍治諸毒童子始從胎內至年十六長年則延身久存足力乃身體強健斯之八術先爲八部近日有人略爲一夾五天之地咸悉遵修但令解者無不食祿由是西國大貴醫人兼重商客爲無殺害自益濟他於此醫明已用功學由非正業遂乃棄之又復須知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互有互無事非一槩且如人參茯苓當

歸遠志烏頭附子麻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足訶黎勒北道則時有鬱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海則少出龍腦三種豆蔻皆在杜和羅兩色丁香咸生堀淪國唯斯色類是同所須自餘藥物不足收採凡四大之身有病生者咸從多食而起或由勞力而發或夜餐未洩平旦便餐或旦食不消午時還食因茲發動遂成霍亂呃氣則連宵不息鼓脹卽終旬莫止然後乃求多錢之腎氣覓貴價之秦膠富者此事可爲貧人分隨朝露病旣成矣斯何救焉縱使庸醫旦至進丸散而無因扁鵲昏來遺湯膏而寧濟火燒針刺與木石而不殊震足頭搖媼僵仆而何別斯乃良由不體病本不解調將可謂止流不塞其源伐樹不除其本枝條彌蔓求絕無因致使學經論者仰三藏而永歎習靜慮者想入定而長嗟俗士乃務明經之輩則絕轡於金馬之門求進士之流遂息步於石渠之署妨修道業可不歟廢失榮寵誠非小事聊爲敘之勿嫌繁重冀令未損多藥宿痼可除不造醫門而新痼遂殄四大調暢百病不生自利利人豈非益也然而食毒死生蓋是由其往業現緣避就非不須爲者哉

二十八進藥方法

夫四大違和生靈共有八節交競發動無恒凡是病生卽須將息故世尊親說醫方經曰四大不調者一寒嚕二變跛三畢哆四婆哆初則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則水大積涕唾乖常三則火大盛頭胃壯熱四則風大動氣息擊衝卽當神州沉重痰癰熱黃氣發之異名也若依俗論病乃有其三種謂風熱癰重則與癰體同不別彰其地大凡候病源旦朝自察若覺四候乖舛卽以絕粒爲先縱令大渴勿進漿水斯其極禁或一日二日或四朝五朝以瘥爲期義無膠柱若

疑腹有宿食又刺臍胃中須恣飲熱湯指剔喉中變吐令盡更飲更決以盡爲度或飲冷水理亦無傷或乾薑湯斯其妙也其日必須斷食明朝方始進餐如若不能臨時斟酌必其壯熱特諱水澆若沉重戰冷近火爲妙其江嶺已南熱瘴之地不可依斯熱發水淋是土宜也如其風急塗以膏油可用布圍火炙而熨折傷之處斯亦爲善熱油塗之日驗交益若覺痰癰闌胃口中唾數鼻流清水糲糲咽閉戶滿槍喉語聲不轉飲食亡味動歷一句如此之流絕食便瘥不勞灸頂無假捩咽斯乃不御湯藥而能蠲疾卽醫明

之大規矣意者以其宿食若除壯熱便息流津既竭
痰癰便瘳內靜氣消卽狂風自殄將此調停萬無一
失旣不勞其診脈詎假問乎陰陽各各自是醫王人
人悉成祇域至如鸞法師調氣蠲疾隱默者乃行思
禪師坐內抽邪非流俗所識訪名醫於東洛則貧匱
絕其津求上藥於西郊則憊獨亡其路所論絕食省
而且妙備通窮富豈非要乎又如癰瘰暴起熱血忽
衝手足煩疼天行時氣或刀箭傷體或墜墮損躬傷
寒霍亂之徒半日暴瀉之類頭痛心痛眼疼齒疼片
有病起咸須斷食又三等丸能療衆病復非難得取

訶黎勒皮乾薑沙糖三事等分擣前二令碎以冰片
許和沙糖融之併擣爲丸旦服十丸許以和爲度諸
無所忌若患痢者不過三兩服卽差能破眩氣除風
消食爲益處廣故此言之若無沙糖者錫審亦得又
訶黎勒若能每日嚼一顆咽汁亦終身無病此等醫
明傳乎帝釋五明一數五天共遵其中要者絕食爲
最舊人傳云若其七日斷食不差後乃方可求觀世
音神州多並不閑將爲別是齋戒遂不肯行學良由
傳者不悟醫道也其有服丹石及長病并腹塊之類
或可依斯

恐有用丹石之人忍饑非所宜也又飛丹則諸國皆無服石神州獨有然而水精白

石有出火者若服之則身體爆裂時人蛇蠍等毒全不別枉死者無窮由此言之深須體識蛇蠍等毒全非此療而絕食之時大忌遊行及以作務其長行之人縱令斷食隨路無損如其差已後須將息宜可食新煮飯飲熟菜豆湯投以香和任飲多少若覺有冷投椒薑華芡若知是風著胡荽荊芥醫方論曰諸辛悉皆動風唯乾薑非也加之亦佳准絕食日而作調息諱飲冷水餘如藥禁如其噉粥恐痰癰還增必是風勞食亦無損若患熱者卽熟煎苦參湯飲之爲善茗亦佳也自離故國向二十餘年但以此療身頗無他疾且如神州藥石根莖之類數乃四百有餘多並色味精奇香氣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針灸之醫診脉之術瞻部洲中無以加也長年之藥唯東夏焉良以連岡雪巘接嶺香山異物奇珍咸萃於彼故體人像物號曰神州五天之內誰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欽奉云文殊師利現居其國所到之處若聞是提婆弗咀囉僧莫不大生禮敬提婆是天弗咀囉是子云是支那天子所居處來也考其藥石實爲奇妙將息病由頗有疎闕故粗陳大況以備時須若絕食不損者後乃隨方處療苦參湯偏除熱病酥油蜜特遣風痾其西天羅茶國凡有病者絕食或經半月或經

一月要待病可然後方食中天極多七日南海二三日矣斯由風土差互四大不同致令多少不爲一槩未委神州宜斷食不然而七日不食人命多殞者由其無病持故若病在身多日亦不死矣曾見有病絕粒三旬後時還差則何須見怪絕食日多豈容但見病發不察病起所由壯熱火焚還將熱粥食飲帶病強食深是可畏萬有一差終亦不堪教俗醫方明內極是諱焉又由東夏時人魚菜多並生食此乃西國咸悉不餐凡是菜茹皆須爛煮加阿魏酥油及諸香和然後方噉菹齏之類人皆不食時復憶故噉之遂使齋中結痛損腹肚闇眼目長疾病益虛疎其斯之謂智者思察用行捨藏聞而不行豈醫咎也行則身安道備自他之益俱成捨則體損智微彼我之功皆失也

二十九除其弊藥

自有方處鄙俗久行病發卽服大便小便疾起便用猪糞猶糞或瓊盛瓮貯號曰龍湯雖加美名穢惡斯極且如葱蒜許服尚自遣在邊房七日潔身洗浴而進身若未淨不入衆中不合繞塔不應禮拜以其臭穢非病不聽四依陳棄之言卽是陳故所棄之藥意

在省事僅可資身上價自在關中噉服實成非損楚
云脯堤木底輶殺社脯堤是陳木底是棄輶殺社譯
之爲藥卽是陳棄藥也律開大便小便乃是犢糞牛尿西國
極刑之儔糞塗其體驅擯野外不處人流除糞去穢
之徒行便擊杖自異若誤衝著卽連衣遍洗大師旣
緣時御物譏醜先防豈遣服斯而獨乖時望不然之
由具如律內用此惠人誠爲可鄙勿令流俗習以爲
常外國若聞誠損風化奚復大有香藥何不服之已
所不愛寧堪施物然而除蛇蠍毒自有硫黃雄黃雌
黃之石片子隨身誠非難得若遭熱瘴卽有甘草恒
山苦參之湯貯畜少多理便易獲薑椒華茛旦咽而
風冷全祛石蜜沙糖夜餐而饑渴俱息不畜湯藥之
直臨事定有闕如違教不行罪愆寧免錢財漫用急
處便閑若不曲題誰能直悟嗚呼不肯施佳藥逐省
用龍湯雖復小利在心寧知大虧聖教正量部中說
其陳棄旣其部別不可依斯了論雖復見文元非有
部所學

三十旋右觀時

言旋右者楚云鉢喇特崎拏鉢喇字緣乃有多義此
中意趣事表旋行特崎拏卽是其右總明尊便之目

故時人名右手爲特崎拏手意是從其右邊爲尊爲
便方合旋繞之儀矣或特欽拏目其施義與此不同
如前已述西國五天皆名東方爲前方南爲右方亦
不可依斯以論左右諸經應云旋右三市若云佛邊
行道者非也經云右繞三市者正順其儀或云繞百
千市不云右者略也然右繞左繞稍難詳定爲向右
手邊爲右繞爲向左手邊爲右繞耶曾見東夏有學
士云右手向內圓之名爲右繞左手向內圓之名爲
左繞理可向其左邊而轉右繞之事方成斯乃出自
臆非關正理遂令迷俗莫辯司方大德鴻英亦雷
同取惑以理商度如何折中但可依其梵本並須杜
塞人情向右邊爲右繞向左邊爲左繞斯爲聖制勿
致疑惑又復時非時者且如時經所說自應別是會
機然四部律文皆以午時爲正若影過線許卽曰非
時若欲護罪取正方者宜須夜揆北辰直望南極定
其邪正的辨禺中又宜於要處安小土臺圓闊一尺
高五寸中插細杖或時石上豎丁如竹箸許可高四
指取其正午之影畫以爲記影過畫處便不合食西
方在處多悉有之名爲薜羅斫羯羅彈石譯爲時輪
矣揆影之法看其杖影極短之時卽正中也然瞻部

洲中影多不定隨其方處量有參差卽如洛州無影與餘不同又如室利佛逝國至八月中以圭測影不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無影春中亦爾一年再度日過頭上若日南行則北畔影長二尺三尺日向北邊南影同爾神州則南溟北朔更復不同此戶向日是其恒矣又海東日午關西未中准理既然事難執一是故律云遣取當處日中以爲定矣夫出家之人要依聖教口腹之事無日不須揆影而餐理應存念此其落漠餘何護焉是以弘紹之英無怪繁重行海尚持圭去在地寧得透隨故西國相傳云觀水觀時是

日律師矣又復西國大寺皆有漏水並是積代君王之所奉施并給漏子爲衆警時下以銅盆盛水上乃銅椀浮內其椀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便上涌細若針許量時准宜椀水旣盡沉卽便打鼓始從平旦一椀沉打鼓一下兩椀沉兩下三椀三下四椀四下然後吹螺兩聲更別打一下名爲一時也卽日東禹矣更過四椀同前打四更復鳴螺別打兩下名兩時卽正午矣若聞兩打則僧徒不食若見人者寺法卽便驅擯過午兩時法亦同爾夜有四時與晝相似總論一日一夜成八時也若初夜盡時其知事人則

於寺上閣鳴鼓以警衆此是那爛陀寺漏法又日將
沒時及天曉時皆於門前打鼓一通斯等雜任皆是
淨人及戶人所作日沒之後乃至天光大衆全無鳴
撻椎法凡打撻椎不使淨人皆維那自打撻椎有四
五之別廣如餘處其莫訶菩提及俱尸那寺漏乃稍
別從旦至中梔沉十六若南海骨崙國則銅釜盛水
穿孔下流水盡之時卽便打鼓一盡一打四椎至中
齊暮還然夜同斯八總成十六亦是國王所施由斯
漏故縱使重雲闇晝長無惑午之辰密雨連宵終罕
疑更之夜若能奏請置之深是僧家要事其漏器法
然須先取晝夜停時且至午時入梔沉沒如其減入
鑽孔令大調停節數還須巧匠若日夜漸短卽可增
其半杪若日夜漸長復須減其半杪然以消息爲度
維那若房設小盃准理亦應無過然而東夏五更西
方四節調御之教但列三時謂分一夜爲三分也初
分後分念誦思惟處中一時繫心而睡無病乖此便
招違教之愆敬而奉行卒有自他之利矣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音釋

縵

莫貫切

蠟

語偃切山形似蠟曰蠟

隤

徒回切下墜也

痲

方未切熱皴生小瘡也

七倫切皮細起也抖擻抖當口切擻蘇后切擻振舉貌痰癢痰徒含切癢病液也癢
於禁切心中痛也枯勝林切木槓也縕於粉切泉也褻必亦切褻衣也搦脫角切切持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計一萬一百七十

其半時苦日亦漸其其半時然以省息為要
然則夫亦盡其其半時且至半時人淋其受其減人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唐三藏沙門義淨撰

三十一灌沐尊儀

詳夫修敬之本無越三尊契想之因寧過四諦然而
諦理幽邃事隔麤心灌洗聖儀實為通濟大師雖滅
形像尚存翹心如在理應遵敬或可香華每設能生
清淨之心或可灌沐恒為足蕩昏沉之業以斯標念
無表之益自收勸獎餘人有作之功兼利冀希福者
宜存意焉但西國諸寺灌沐尊儀每於禺中之時授
事便鳴捷椎授事者梵云羯磨陀那陀那是授羯磨是事意道以眾雜事指授於人舊云維

耶者非也維是周語意道網維
耶是梵音略去羯磨陀字也 寺庭張施寶蓋殿側

羅列香瓶取金銀銅石之像置以銅金石木盤內令

諸妓女奏其音樂塗以磨香灌以香水

取稱檀沉水香木之輩於

礎石上以水磨使成泥用塗像身方持水灌

以淨白氎而揩拭之然後安

置殿中布諸華彩此乃寺衆之儀令羯磨陀耶作矣

然於房房之內自浴尊儀日日皆爲要心無闕但是

草木之華咸將奉獻無論冬夏芬馥恒然市肆之間

賣者亦衆且如東夏蓮華石竹則夏秋散彩金荆桃

杏乃春日敷榮木槿石榴隨時代發朱櫻李柰逐節

楊葩園觀蜀葵之流山莊香草之類必須持來布列

無宜遙指樹園冬景片時或容闕之剪諸繒綵坐以

名香設在尊前斯實佳也至於銅像無問小大須細

灰輒末揩拭光明清水灌之澄華若鏡大者月半月

盡合衆共爲小者隨已所能每須洗沐斯則所費雖

少而福利尤多其浴像之水舉以兩指瀝自頂上斯

謂吉祥之水冀求勝利奉獻殘華不合持麁棄華不

應履踐可於淨處而傾置之豈容白首終年尊像曾

不揩沐紅華遍野本自無心奉薦而逐省嬾作遙指

池園卽休畏苦情爲開堂普敬便罷此則師資絕緒

遂使致敬無由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隨

處供養或積爲聚以輓裹之卽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銷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爲業又復凡造形像及以制底金銀銅鐵泥漆輓石或聚沙雪當作之時中安二種舍利一謂大師身骨二謂緣起法頌其頌曰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要安此二福乃弘多由是經中廣爲譬喻歎其利益不可思議若人造像如穢麥制底如小棗上置輪相竿若細針殊因類七海而無窮勝報遍四生而莫盡其間委細具在別經幸諸法師等時可務哉洗敬尊容生生值佛之業華香致設代代富樂之因自作教人得福無量曾見有處四月八日或道或俗持像路邊濯洗隨宜不知揩拭風颺日曝未稱其儀矣

三十二讚詠之禮

神州之地自古相傳但知禮佛題名多不稱揚讚德何者聞名但聽其名罔識智之高下讚歎具陳其德名乃體德之弘深卽如西方制底畔睇及常途禮敬每於晡後或昏黃時大衆出門繞塔三匝香華具設並悉蹲踞令其能者作哀雅聲明徹雄朗讚大師德或十頌或二十頌次第還入寺中至常集處旣其坐

定令一經師升師子座讀誦少經具師子座在上座
頭量處其宜亦不高大所誦之經多誦三啓乃是尊
者馬鳴之所集置初可十頌許取經意而讚歎三尊
次述正經是佛親說讚誦既了更陳十餘頌論廻向
發願節段三開故云三啓經了之時大衆皆云蘇婆
師多蘇卽是妙婆師多是語意欲讚經是微妙語或
云婆度義曰善哉經師方下上座先起禮師子座修
敬旣訖次禮聖僧座還居本處第二上座准前禮二
處已次禮上座方居自位而坐第三上座准次同然
迄乎衆未若其衆大過三五人餘皆一時望衆起禮

隨情而去斯法乃是東聖方耽摩立底國僧徒軌式
至如那爛陀寺人衆殷繁僧徒數出五千造次難爲
翔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隨時當處自爲禮誦
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導師每至哺西巡行禮讚淨人
童子持雜香華引前而去院院悉過殿殿皆禮每禮
拜時高聲讚歎三頌五頌響皆遍徹迄乎日暮方始
言周此唱導師恒受寺家別料供養或復獨對香臺
則隻坐而心讚或翔臨於梵宇則衆跪而高闡然後
十指布地叩頭三禮斯乃西方承藉禮敬之儀而老
病之流任居小座其讚佛者而舊已有但爲行之稍

別不與梵同且如禮佛之時云歎佛相好者卽合直
聲長讚或十頌二十頌斯卽其法也又如來等偈元
是讚佛良以音韻稍長意義難顯或可因齋靜夜大
衆懷然令一能者誦一百五十讚及四百讚并餘別
讚斯成佳也然而西國禮敬盛傳讚歎但有才人莫
不於所敬之尊而爲稱說且如尊者摩唎丁結唎制
吒者乃西方宏才碩德秀冠羣英之人也傳云昔佛
在時佛因親領徒衆人間遊行時有鸞鳥見佛相好
儼若金山乃於林內發和雅音如似讚詠佛乃顧諸
弟子曰此鳥見我歡喜不覺哀鳴緣斯福故我没代

後獲得人身名摩唎制吒廣爲稱歎讚我實德也
摩唎是母其人初依外道出家事大自在天旣是

所尊具伸讚詠後乃見所記名翻心奉佛染衣出俗
廣興讚歎悔前非之已往遵勝轍於將來自悲不遇
大師但逢遺像遂抽盛藻仰符授記讚佛功德初造
四百讚次造一百五十讚總陳六度明佛世尊所有
勝德斯可謂文情婉麗共天籟而齊芳理致清高與
地嶽而爭峻西方造讚頌者莫不咸同祖習無著世
親菩薩悉皆仰止故五天之地初出家者亦旣誦得
五戒十戒卽須先教誦斯二讚無問大乘小乘咸同

遵此有六意焉一能知佛德之深遠二體制文之次
第三令舌根清淨四得宵藏開通五則處衆不惶六
乃長命無病誦得此已方學餘經然而斯美未傳東
夏造釋之家故亦多矣爲和之者誠非一筭陳那菩
薩親自爲和每於頌初各加其一名爲雜讚頌有三
百又鹿苑名僧號釋迦提婆復於陳那頌前各加一
頌名糝雜讚總有四百五十頌但有制作之流皆以
爲龜鏡矣又龍樹菩薩以詩代書名爲蘇頌里離佉
譯爲密友書寄與舊檀越南方大國王號婆多婆漢
那名市演得迦可謂文藻秀發慰誨勤勤的指中途

親逾骨肉就中旨趣寔有多意先令敬信三尊供養
父母持戒捨惡擇人乃交於諸財色修不淨觀檢校
家室正念無常廣述餓鬼旁生盛道人天地獄火燃
頭上無暇拂除緣起運心專求解脫勸行三慧明聖
道之八支令學四真證圓疑之兩得如觀自在不簡
怨親因阿彌陀恒居淨土斯卽化生之術要無以加
五天創學之流皆先誦此書讚歸心繫仰之類靡不
研味終身若神州法侶誦觀音遺教俗徒讀千文孝
經矣莫不欽翫用爲師範其杜得迦摩羅亦同此類

杜得迦者本生也摩羅者卽是貫焉
集取菩薩昔生難行之事實之一處若譯可成十餘

軸取本生事而爲詩讚欲令順俗妍美讀者歡愛教
極羣生耳時戒曰王極好文筆乃下敕曰諸君但有
好詩讚者明日旦朝咸將示朕及其總集得五百夾
展而閱之多是杜得迦摩羅矣方知讚詠之中斯爲
美極南海諸島有十餘國無間法俗皆諷誦如前詩
讚而東夏未曾譯出又戒曰王取乘雲菩薩以身代
龍之事緝爲歌詠奏諧弦管令人作樂舞之蹈之流
布於代又東印度月官大士作毗踰安坦囉太子歌
詞人皆無詠遍五天矣舊云蘇達拏太子者是也又
尊者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并作佛本行詩大本
詠者時當誦習

三十三尊敬乖式

夫禮敬之儀教有明則自可六時策念四體翹勤端
居一房乞食爲業順杜多之行修知足之道但著三
衣不畜盈長無生致想有累全祛豈得軌異僧儀別
行軌式披出家服不同常類而在廊肆之中禮諸流

俗檢尋律教全遮此事佛言有二種應禮所謂三寶
及大已苾芻又有資持尊像在大道中塵坐聖容以
求財利或有鉤身自刺臉斷節穿肌詐託好心本希
活命如斯之色西國全無宜勸導人勿復行此

三十四西方學法

夫大聖一音則貫三千而總攝或隨機五道乃彰七

九而弘濟

七九者即是聲明中七轉九例也如下略明耳

時有意言法藏天

帝領無說之經或復順語談詮支那悟本聲之字致
使接緣發慧各稱虛心唯義除煩並疑圓寂至於勝
義諦理迴絕各言覆俗道中非無文句

覆俗諦者指舊云世俗諦義

不盡也意道俗事覆他真理色本非瓶瓦爲瓶解聲
無歌曲漫作歌心又復識相生時體無分別無明所
蔽妄起衆形不了自心謂鏡外蛇繩並繆正智斯
論由此蓋真名爲覆俗矣此據覆即是俗名爲覆俗
亦可但云

真諦覆諦然則古來譯者梵軌罕談近日傳經但云

初七非不知也無益不論今望總習梵文無勞翻譯

之重爲此聊題節段粗述初基者歟

然而骨崙速利尚能總讀梵經

豈况天府神州而不談其本說故西方讚云曼殊室
利現在并州人皆有福理應欽讚其文既廣此不繁
錄

夫聲明者梵云攝拖苾駄

停夜

攝拖是聲苾駄是

明卽五明論之一明也五天俗書總名毗何羯喇拏

大數有五同神州之五經也

舊云毗伽羅論音訛

一則創學悉

談章亦名悉地羅宰觀斯乃小學標章之稱但以成

就吉祥爲目本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轉成一十八章
總有一萬餘字合三百餘頌凡言一頌乃有四句一
句八字總成三十二言更有小頌大頌不可具述六
歲童子學之六月方了斯乃相傳是大自在天之所
說也二謂蘇坦囉卽是一切聲明之根本經也譯爲
略詮意明略詮要義有一千頌是古博學鴻儒波尼
你所造也爲大自在天之所加被面現三目時人方
信八歲童子八月誦了三謂駄觀章有一千頌專明
字元功如上經矣四謂三棄羅章是荒梗之義意比
田夫創開疇畎應云三荒章一名頌瑟吒駄觀頌一千

二名文茶頌一千

三名鄔拏地頌一千

駄觀者則意明七

例曉十羅聲述二九之韻言七例者一切聲上皆悉

有之一一聲中各分三節謂一言二言多言總成二

十一言也如喚男子一人名補嚕灑兩人名補嚕稍

三人名補嚕沙此中聲有呼喻重輕之別於七例外

更有呼名聲便成八例初句旣三餘皆准此恐繁不

錄名蘇樂多聲

總有三十八聲

十羅聲者有十種羅字顯

一聲時便明三世之異二九韻者明上中下尊卑彼
此之別言有十八不同名丁岸哆聲也文茶則合成
字體且如樹之一目梵云蕊力叉便引二十餘句經

文共相雜糅方成一事之號也鄔拏地則大同斯例
而以廣略不等爲異此三荒章十歲童子三年勤學
方解其義五謂苾栗底蘇坦羅卽是前蘇坦羅釋也
乃上古作釋其類寔多於中妙者有十八千頌演其
經本詳談衆義盡寰中之規矩極天人之軌則十五
童子五歲方解神州之人若向西方求學問者要須
知此方可習餘如其不然空自勞矣斯等諸書並須
暗誦此據上人爲准中下之流以意可測翹勤晝夜
不遑寧寢同孔父之三絕等歲釋之百遍牛毛千數
鱗角唯一比功與神州明上經相似此是學士闍耶

映底所造其人乃器量弘深文彩秀發一聞便領詎
假再談敬重三尊多營福業沒代于今向三十載矣
閑斯釋已方學緝綴書表製造詩篇致想因明虔誠
俱舍尋理門論比量善成習本生貫清才秀發然後
函丈傳授經三二年多在邯鄲陀寺

中天

或居跋臘

毗國

西天

斯兩處者事等金馬石渠龍門闕里英彥

雲聚商摧是非若賢明歎善遐邇稱雋方始自忖鋒
鏑投刃王庭獻策呈才希望利用坐談論之處已則
重席表奇登破斥之場他乃結舌稱愧響震五山聲
流四域然後受封邑策班賞素高門更修餘業矣復

有苾芰底蘇坦羅議釋名朱你有二十四千頌是學士鉢顛社攞所造斯乃重顯前經臂肌分理詳明後釋剖析毫芒明經學此三歲方了功與春秋周易相似次有伐檄呵利論是前朱你議釋卽大學士伐檄呵利所造有二十五千頌斯則盛談人事聲明之要廣敘諸家興廢之由深明唯識善論因喻此學士乃響震五天德流入極徹信三寶諦想二空希勝法而出家戀纏染而便俗斯之往復數有七焉自非深信因果誰能若此勤著自嗟詩曰由染便歸俗離貪還服緇如何兩種事弄我若嬰兒卽是諸法師之同時人也每於寺內有心歸俗被煩惱逼確爾不移卽令學生輿向寺外時人問其故答曰凡是福地本擬戒行所居我旣內有邪心卽是虧乎正教十方僧地無處投足爲清信士身著白衣方入寺中宣揚正法捨化已來經四十年矣次有薄迦_切論頌有七百釋有七千亦是伐檄呵利所造叙聖教量及比量義次有草拏頌有三千釋有十四千頌乃伐檄呵利所造釋則護法論師所製可謂窮天地之奧祕極人理之精華矣若人學至於此方曰善解聲明與九經百家相似斯等諸書法俗悉皆通學如其不學不得多聞

之稱若出家人則遍學毗茶耶具討經及論挫外道
若中原之逐鹿解傍詰同沸鼎之銷淩遂使響流贍
部之中受敬人天之上助佛揚化廣導羣有此則奕
代挺生若一若二取喻同乎日月表況譬之龍象斯
乃遠則龍猛提婆馬鳴之類中則世親無著僧賢清
辯之徒近則陳那護法法稱戒賢及師子月安惠德
惠惠護德光勝光之輩斯等大師無不具前内外衆
德各並少欲知足誠無與比俗流外道之内中此類
而難得廣如西方十
德傳中具述法稱則重顯因明德光乃再弘
律藏德惠乃定門澄想惠護則廣辨正邪方驗鯨海

巨深名珍現彩香峯高峻上藥呈奇是知佛法含弘
何所不納莫不應響成篇寧煩十四之足無勞百遍
兩卷一聞便領有外道造六百頌來難護法
師法師對衆一聞文義俱領又五天
之地皆以婆羅門爲貴勝凡有座席並不與餘三姓
同行自外雜類故宜遠矣所尊典誥有四薛陀書可
十萬頌薛陀是明解義先云圍陀者訛也咸悉口相
傳授而不書之於紙葉每有聰明婆羅門誦斯十萬
卽如西方相承有學聰明法一謂生覆審智二則字
母安神旬月之間思若泉涌一聞便領無假再談親
觀其人固非虛耳於東印度有一大士名日月官是

大才雄菩薩人也淨到之日其人尚存或問之曰毒境與毒藥爲害誰爲重應聲答曰毒藥與毒境相去實成造毒藥餐方害毒境念便燒又復騰蘭乃震芳於東洛真帝則駕轡於南溟大德羅什致德匠於他土法師玄奘演師功於自邦然今古諸師並光傳佛日有空齊致習三藏以爲師定慧雙修指七覺而爲匠其西方現在則毘羅茶寺有智月法師那爛陀中則寶師子大德東方卽有地婆羯囉蜜咀囉蜜南震有咀他揭多揭婆南海佛誓國則有釋迦維栗底

在佛誓國歷五
天而黃學矣

斯並比秀前賢追蹤往哲曉因明論

現今

則思擬陳那味瑜伽宗實罄懷無著談空則巧符龍猛論有則妙體僧賢此諸法師淨並親狎筵机餐受微言慶新知於未聞溫舊解於曾得想傳燈之一望實喜朝聞冀蕩塵之百疑則分隨昏滅尚乃捨遺珠於鷲嶺時得其真擇散寶於龍河頗逢其妙仰蒙三寶之遠被賴皇澤之遐霑遂得旋踵東歸鼓帆南海從耽摩立底國已達室利佛誓停住已經四年留連未及歸國矣

三十五長髮有無

長髮受具五天所無律藏不見有文徇古元無此事

但形同俗相難爲護罪旣不能持受復何益必有淨
心須求剃髮染衣潔念解脫爲懷五戒十戒奉而不
虧圓具圓心遵修律藏瑜伽畢學體窮無著之八支
一二十唯識論二三十唯識論三攝大乘論四對法
論五辯中邊論六緣起論七大莊嚴論八成業論此
中雖有世親所造然而功歸無著也因明著功鏡徹陳那之八論一觀
門論二觀總相論三觀境論四因明論五似因
門論六理門論七取事施設論八集量論習阿毗
達磨則遍窺六足學阿笈摩經乃全探四部然後降
邪伏外權揚正理廣化羣物弘誘忘疲運想二空澄
懷八道敬修四定善護七篇以此送終斯爲上也如
其不爾雖處居家不染私室然端一體以希出離隨
乞丐以供公上著麤服而遮羞恥守持八戒一不殺
生二不淫三不淫佚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作
樂冠華塗香七不坐高廣大牀八不非時食盡形壽
以要心歸敬三尊契涅槃而近想斯其次也必其現
處樊籠養育妻息恭心敬上慈懷念下受持五戒恒
作四齋黑月八日或十四日或十五白月八日十
七而唯第八復福因甚少焉意忠恕在人克勤於已
作無罪事以奉官輪斯亦佳也無罪謂是與易由其
皆以商人爲貴不重農夫由其耕墾多傷物命又養
蠶屠殺深是苦因每一年中損害巨億行迹自久不
以爲非未來生中受苦無極不爲此業名爲無罪也至如俗徒蠢蠢不識三歸
盡壽遑遑寧持一戒不解涅槃是圓寂豈悟生死是

輪迴鎮爲罪業斯其下也

三十六亡則物現

凡有欲分亡苾芻物律具廣文此備時須但略疏出
先問負債囑授及看病人依法商量勿令乖理餘殘
之物准事應知

盟柁南曰

田宅店卧具 銅鐵及諸皮 剃刀等瓶衣

諸竿并雜畜 飲食及諸藥 牀座并券契

三寶金銀等 成未成不同 如是等諸物

可分不可分 隨應簡別知 是世尊所說

言隨應者所謂田宅邸店卧具氈褥諸銅鐵器並不
應分於中鐵鉢小鉢及小銅椀戶鑰針錐剃刀刀子
鐵杓火爐及斧鑿等并盛此諸袋若瓦器謂鉢小鉢
淨觸君持及貯油物并盛水器此並應分餘不合分
其木器竹器及皮卧物剪髮之具奴婢飲食穀豆及
田宅等皆入四方僧若可移轉物應貯衆庫令四方
僧共用若田宅村園屋宇不可移者應入四方僧若
有所餘一切衣被無問法衣浴衣若染不染及皮油
瓶鞋屨之屬並現前應分元云同袖不分白衣入重
者蓋是以意斟酌也大竿可爲贍部光像處懸幡之

卒

言贈部光像者卽如律中所出緣起無爲世尊不處衆時衆無威肅致使給園長者請世尊曰願作

瞻部

光像衆首細者可作錫杖行與苾芻言錫杖者

羅卽是

鳴聲之義古人譯爲錫者意取錫作聲鳴杖

錫

任情稱號目驗西方所持錫杖頭上唯有一股鐵

捲

可容三三寸安其鐔管長四五指其竿用木纏細

隨

時高與肩齊下安鐵纂可二寸許其鏤或圓或扁

屈

合中間可容大指或六或八穿安股上銅鐵任情

元

斯制意爲乞食時防其牛犬何用辛若擎奉勞心

而

復通身總鐵頭上安四股重四足之內若是象馬

駝

騾驢乘當與國王家牛羊入四方僧不應分也若

甲

鎧之類亦入國王家雜兵刃等可打作針錐刀子

及

錫杖頭行與現前僧伽縱不普遍從大者行毘網之屬應用

羅

窓若上彩色又黃朱碧青綠等物應入佛堂擬供

像

用白土赤土及下青色現前應分若酒欲酸可理

於

地待成醋已僧應食之若現是酒應可傾棄不合

酤

賣佛言汝諸苾芻若有依我出家不得將酒與他

及

以自飲乃至不合茅尖滴酒瀝置口中若將酒及

糟

起麵并糟羹之類食者咸招越法之罪律有成制

不

須致疑靈巖道場常以麩漿起麵避其酒過先人

誠

有意焉諸有雜藥之屬應安淨庫以供病者隨意

通

用諸有珍寶珠玉分爲二分一分入法一分入僧

法

物可書佛經并料理師子座入僧者現前應分若

寶

等所成牀榻之屬應須出賣現前應分木所成者

入四方僧伽所有經典章疏皆不應分當納經藏四方僧共讀其外書賣之現前應分所有券契之物若能早索得者即可分之如未得者券當貯庫後時索得充四方僧用若諸金銀及成未成器貝齒諸錢並分爲三分一佛陀二達摩三僧伽佛物應修理佛堂及髮爪率覩波所有破壞法物寫佛經料理師子座衆物現前應分六物當與看病人自餘雜碎之物准此應知具如大律

三十七受用僧物

現今西方所有諸寺苾芻衣服多出常住僧或是田園之餘或是樹果之利年年分與以充衣直問曰亡人所有穀食尚遣入僧况復衆家豆粟別人何合分用答施主本捨村莊元爲濟給僧衆豈容但與其食而令露體住乎又復詳審當事並有功勞家人尚自與衣曹主何宜不合以其道理供食之餘充衣非損斯乃西國衆僧大途議論然其律典時舍出沒耳又西國諸寺別置供服之莊神州道場自有給衣之所亦得食通道俗此據施主元心設令餐噉理亦非過凡是布施僧家田宅乃至雜物並通衆僧衣食者此則誠無疑慮之患若元心作無盡無障之意者雖施

僧家情乃普通一切但食用者咸無過也並由施主
先心所期耳但神州之地別人不得僧衣爲此孜孜
實成妨業設使應供存命非是不勞心力若其常住
有食兼著僧衣即可端拱不出寺門亦是深成省事
況乎糞掃三衣巡家乞食蘭若依樹正命自居定慧
內融極想木叉之路慈悲外發標心普濟之津以此
送終斯爲上矣然則常住之物用作衣被牀褥之流
并雜資具平分受用不屬別人掌愛護持事過已物
有大者至輟小而與斯乃聖教佛自明言如法用之
誠無罪咎足得資軀免追求之費寧容寺家巨富穀
麥爛倉奴婢滿坊錢財委庫不知受用相共抱貧可
否之宜智者時鏡或有寺家不立衆食僧物分以私
餐遮他常住十方邪命但存一已斯乃自行非法苦
報誰代當來

三十八燒身不合

諸出家衆內顧有一途初學之流情存猛利未開聖
典取信先人將燒指作精勤用然肌爲大福隨情卽
作斷在自心然經中所明事存通俗已身尚勸供養
何況諸餘外財是故經中但言若人發心不道出家
之衆意者出家之人局乎律藏戒中無犯方得通經

於戒有違未見其可縱使香臺草茂豈損一莖曠野
獨饑寧餐半粒然衆生喜見斯乃俗流燒臂供養誠
其宜矣可以菩薩捨男捨女遂遣苾芻求男女以捨
之人士捐目捐身卽令乞士將身目而行施仙預斷
命豈律者所爲慈力捨身非僧徒應作比聞少年之
輩勇猛發心意謂燒身便登正覺遂相踵習輕棄其
軀何則十劫百劫難得人身千生萬生雖人罕智稀
聞七覺不遇三尊今旣託體勝場投心妙法纔持一
頌棄眇肌而尚輕暫想無常捨塵供而寧重理應堅
修戒品酬惠四恩固想定門冀拔三有小愆大懼若
越深海之護浮囊行慧堅防等履薄冰而策奔駿然
後憑善友力臨終助不心驚正念翹懷當來願見慈
氏若希小果卽入聖可求如學大因則三祇斯克始
忽忽自斷軀命實亦未聞其理自殺之罪事亞初篇
矣檢尋律藏不見遣爲滅受親說要方斷惑豈由燒
已房中打勢佛障不聽池内存生尊自稱善破重戒
而隨自意金口遮而不從以此歸心誠非聖教必有
行菩薩行不受律儀亡已濟生固在言外耳
三十九傷人獲罪
凡燒身之類各表中誠或三人兩人同心結契誘諸

初學詳爲勸戒在前亡者自獲偷蘭末後命終定招夷罪不肯持禁而存欲得破戒求死固守專心曾不窺教儻自徇人勸作卽犯針穴之言若道何不投火便招析石之過嗚呼此事誠可愼哉俗云殺身不如報德滅名不如立節然而投體餓彪是菩薩之濟苦割身代鵠非沙門之所爲以此同科實非其况聊准三藏略陳可不進退之宜智者詳察然恒河之內日殺幾人伽耶山邊自殞非一或餓而不食或上樹投身斯等迷途世尊判爲外道復有自刑斷勢深乖律典設有將爲非者恐罪不敢相諫若其緣斯致命便誤一生大事佛因斯理制而不許上人通識自不肯爲古德相傳述之如後

四十古德不爲

且如淨親教師則善遇法師也軌範師則慧習禪師也年過七歲幸得親侍斯二師者並太山金輿谷聖人朗禪師所造神通寺之大德也俗緣在乎德貌具二州矣二德以爲山居獨善寡利生之路乃共詣平林俯虎清澗於土窟寺式修淨居卽齊州城西四十里許營無盡藏食供養無礙所受檀施咸隨喜捨可謂四弘誓願共乾坤而罔極四攝廣濟等塵沙而不

竊敬修寺宇盛興福業略叙法師之七德焉一法師之博聞也乃正窺三藏俯睇百家兩學俱兼六藝通備天文地理之術陰陽曆筭之奇但有經心則妙貫神府洋洋慧海竟瀉流而罔竭粲粲文囿鎮敷榮而弗萎所制文藻及一切經音并諸字書頗傳於世每自言曰我若不識則非是字二法師之多能也巧篆籀善鍾張聽絲桐若子期之驗山水運巧斧等匠石之去飛泥哲人不器斯之謂也三法師之聰慧也讀涅槃經一日便遍初誦斯典四月部終研味幽宗妙探玄旨敘小童則誘之以半字誠無按劍之疑授大

機則瀉之於完器實有捧珍之益昔者隋季道銷法師乃梗遷楊府諸僧見說咸云魯漢體多質朴遂令法師讀涅槃經遣二小師將看隨句法師于時慷慨喉吻激揚音旨旦至日角三峽已終時人莫不慶讚請休嗟歎希有此乃衆所共知非私讚也四法師之度量也但有市易隨索隨酬無論高下曾不減價設有計直到還亦不更受時人以爲雅量超羣也五法師之仁愛也重義輕財遵菩薩行有人從乞咸不逆言日施三文是常所願又曾於隆冬之月客僧道安冒雪遠行踰足皆破停村數日潰爛膿流村人車載

送至寺所法師新造一帔纔始環體出門忽見不覺以帔掩其膿血傷人止之曰宜覓故物莫汗新者法師曰交濟嚴苦何暇求餘時人見聞莫不深讚雖復事非過大而能者故亦渺矣六法師之策厲也讀八部般若各並百遍轉一切經時屢訖終如修淨方業日夜翹勤瑩佛僧地希生不動大分塗跣恐損衆生運想標心曾無懈替掃灑香臺類安養之蓮開九品莊嚴經室若鷲嶺之天雨四華其有見者無不讚歎功德躬自忘倦畢命爲期又轉讀之餘念阿彌陀佛四儀無闕寸影非空計小豆粒可盈兩載弘濟之端

固非一品七法師之知命也法師將終先一年內所有文章雜史書等積爲大聚裂作紙泥寺造金剛兩軀以充其用門人進而諫曰尊必須紙敢以空紙換之師曰耽著斯文久來誤我豈於今日而誤他哉譬乎令餐鴆毒指往險途其未可也廢正業習傷功聖開上品耽成大過已所不欲勿施他矣門徒稱善而退其說文及字書之流幸蒙曲賜乃垂誨曰汝略披經史文字薄識宜可欽情勝典勿著斯累將欲終時先告門人曰吾三數日定當去矣然於終際必抱掃帚而亡我之餘骸當遺廣澤後於晨朝俯臨清澗蕭

條白楊之下彷徨綠篠之側了然獨坐執筭而終門人慧力禪師侵明就謁怪聲寂爾乃將手親附但見熱氣衝頭足手俱冷遂便大哭四遠咸集于時法侶悲啼若金河之流血灑地俗徒號慟等玉嶺之摧碎明珠傷道樹之早凋歎法舟之遽沒殞於寺之西園春秋六十三矣身亡之後緣身資具但有三衣及故鞋履二量并隨宜卧具而已法師亡日淨年十二矣大象既去無所依投遂棄外書欽情內典十四得雷緇侶十八擬向西天至三十七方遂所願淨來日就墓辭禮于時已霜林半拱宿草填塋神道雖踈展如在之敬周環企望述遠涉之心冀福利於幽靈報慈

顏之厚德矣禪師則專意律儀澄心定澱晝夜勤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忘疲可謂處亂非誼而逾靜道俗咸委非曲親也誦法華經六十餘載每日一周計二萬餘遍縱經隋季版蕩逐命波遷然此契心曾無有廢現得六根清善四大平和六十年中了無他疾每俯澗誦經便有靈禽萃止堂隅轉讀則感鳴雞就聽善緣情體音律尤精草隸唱導無盡雖不存心外典而天縱其然所造六度頌及發願文並書於土窟寺燈臺矣乃虔心潔淨寫法華經極銓名手盡

其上施含香吐氣清淨洗浴忽於經上爰感舍利經成乃帖以金字共銀鉤而合彩盛之寶函與玉軸而交映駕幸太山天皇知委請將入內供養斯二師者卽是繼踵先聖朗禪師之後也朗禪師乃現生二秦之時揚聲五衆之表分身受供身流供者之門隨事導機事愜機情之願但爲化超物外故以神通而命寺焉神德難思廣如別傳所載當是時也君王稽首僚庶虔心初欲造寺創入則見虎叫北川將出復聞馬鳴南谷天井汲水而不減天倉去米而隨平雖神迹久漂而餘風未殄及親教二師并餘住持大德明

德禪師等並可謂善閑律意妙體經心燒指焚肌曾無此教門徒訓匠判不許爲並是親承固非傳說又復詳觀往哲側聽前規自白馬停轡之初青象挂鞍之後騰蘭啓曜作神州之日月會顯垂則爲天府之津梁安遠則虎踞於江漢之南休厲乃鷹揚於河濟之北法徒紹繼慧澈猶清俗士讚稱芳塵靡歇曾未聞遣行燒指亦不見令使焚身規鏡目前智者詳悉又禪師每於閑夜見悲齟曲曲伸進誘或調言於黃葉令蠲憶母之憂或喻說於烏禽希懷報養之德汝可務紹隆三寶令使不絕莫縱心百氏而虛棄一生

既而童年十歲但領其言而未閑深旨每至五更就
室叅請禪師必將慈手賜撫擲摩實如慈母之育赤
子或餐甘膳多輟味見貽但有取求無違所請法師
乃恩厲父嚴禪師則慈伸母愛天性之重誠無以加
及至年滿進具還以禪師爲和尚既受戒已忽於清
夜行道之際燒香垂涕而伸誨曰大聖久已涅槃法
教訛替人多樂受少有持者汝但堅心重禁莫犯初
篇餘有罪愆設令犯者吾當代汝入地獄受之燒指
燒身不應爲也進奉旨曰幸蒙慈悲賜以聖戒隨力
竭志敢有虧違雖於小罪有懷大懼於是五稔之間

精求律典厲律師之文疏頗議幽深宜律師之鈔述
竊談中旨既識持犯師乃令講一遍方聽大經乞食
一餐長坐不卧雖山寺特遙亦未曾有廢每想大師
慈訓不覺流淚何從方驗菩薩之恩濟苦類投炎燬
之大火長者之悲念窮子窺迨隘之小門故非是謬
每親承足下不行遠聽便賜告曰我目下且有餘人
給侍勿廢聽讀而空住於此乃杖錫東魏頗沈心於
對法攝論負笈西京方閱想於俱舍唯識來日從京
重歸故里親請大師曰尊既年老情希遠遊追覽未
聞冀有弘益未敢自決師乃留誨曰爾爲大緣時不

可再激於義理豈懷私戀吾脫存也見爾傳燈宜卽
可行勿事畱顧觀禮聖蹤我實隨喜紹隆事重爾無
間然旣奉慈聽難違上命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
舶廣州舉帆南海緣歷諸國震錫西天至咸亨四年
二月八日方達耽摩立底國卽東印度海之口也停
至五月遂伴西征至那爛陀及金剛座遂乃周禮聖
蹤旋之佛誓耳可謂大善知識能全梵行調御誠教
斯豈爽歟大師乃應物挺生爲代模範親自提獎以
至成人若海槎之遇將一日卽生律之幸會二師也
夫以小善小惠尚播美於絃歌況大智大恩而不傳

於文讚云爾

令哉父母

曠劫相持

粵我醮醢

攜就明師

童年尚小

輟愛抽悲

學而時習

杖德箴規

壽明兩曜

比德雙儀

礪我惠鶚

長我法肌

提攜鞠育

親誨忘疲

中宵廢寢

日旰停饑

上德不德

遠而莫知

埋光岱嶺

蘊德齊涯

洋洋慧海

鬱鬱禪枝

支藻粲粲

定彩曦曦

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

坐遷表異

雞聽影奇

年在弱歲

一留一遺

所有福業

並用薰資

酬恩死別

報德生離

願在在遭會而延慶代代奉訓以成視積義利乎同
岳委淨定也如池冀龍華之初會聽慈氏之玄漪遍
四生而運想滿三大之長祇恐聞者以爲憑虛聊疎
法師之所製大師曾因二月十五日法俗咸詣南山
朗公聖迹之所觀天井天倉之異禮靈龕靈廟之奇
不遠千里盛興供養于時齊王下文學悉萃於此俱
懷筆海並擅文峯各競囊錐咸矜櫝玉欲訊朗公之

廟像共推法師以爲先作師乃不讓當仁江池先溢
援翰寫璧曾不停毫走筆成篇了無加點詩曰

上聖先茂列英猷暢溟海空谷自棲遲榮命虛相待
萬古山川曠千年人代改真識了無生徒見丹青在
諸文士旣覩法師之製俱懷內恧之心或閣筆於松
枝或投硯於巖曲僉曰西施顯貌嫫母何顏才子如
林竟無一和耳所餘文章具如別集義淨敬白大周
諸大德或曾聽受虛筵或諮論法義或相知弱冠或
通懷中年咸悉大者和南小者千萬所列四十條論
要略事凡此所錄並是西方師資現行著在聖言非

是私意夫命等逝川朝不謀夕恐難面叙致此先呈
有暇時尋幸招遠意斯依薩婆多非餘部矣重曰
敬陳令則恢乎大猷咸依聖教豈曰情求恐難面謁
寄此先酬幸願繫轅不棄芻蕘見收追蹤百代播美
千秋實望聲鶯峯於少室並王舍於神州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音釋

礎

創舉切柱下石也

全

蕭同切全翳也

穢

古猛切麥也

藹

爲詭切華也

翳

許及切與吸同

徹

知義切

褰

與喬同

錚

音隊牙枳下銅鑄也

篠

先了切小竹也

浮屠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南海寄歸內法傳第四卷
十四箇該銀五兩二錢七分
真州釋道一對應天丘義民書上元初
萬曆辛亥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井ノ木四